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十七編

航海小說

復國軼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家 庭 教 育 用 書

五彩精圖方字 一盒 八 角  
五彩看圖識字 二册 二 角

一 面有圖一 面有字兒童觀之自然識字  
五彩家庭教育畫 已出三册 每册七分

五彩兒童教育畫 已出三册 每册七分  
圖書精工文字淺顯稍識字者皆能明白

以上為五六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一集 已出十八册 每册五分

幼稚唱歌 二册 每册一角  
幼稚游戲 二册 每册一角

以上為七八歲兒童之用  
童 話 第二集 已出五册 每册一角

少年叢書 已出九册 每册一角  
少年雜誌 月出一册 每册八分

新社會 已出三集 每册二分  
新說書 第一集 每册二分

以上為十餘歲兒童之用

丁未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

(復國軼聞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英國 波士 俾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貴陽 南京 閩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壬六七號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 復國軼聞

## 第一章

余從事航海業者。凡十有四年。其往來。余心不能去者。則爲泮能剖。各蓋泮能剖。各爲倫敦至南美洲之郵船。余初膺薦爲隸屬船長之四等員。實已得二等員憑照。余雅不欲。既而以其往返有定所定期。而乘客至繁。可藉得交際之樂。遂就焉。

視事六月。擢三等。歲終。遷二等。後竟得爲頭等員。位置益高。責任亦益重。凡舟中庶務。咸綜之。既須得乘客歡心。又不可損船主利益。所僱役。宜使不曠所事。又不得過涉苛嚴。且臨其上有船長勢均。則易生忌。脫意見不符。舉動卽多撓阻。此席固非易任者。

余任事未久。有赫范司登其人。來居船長職。余素未謀面。然曾聞同事者。藉藉毀其短。及一見。知爲非謬。盛修飾。邊幅類紈袴。子弟一入船。卽以舟中不整潔。詰余。色頗厲。然是時甫離塢。客皆未入艙。諸部署未定。余卽以尙須整理對。渠亦不復進詰。迨

駛發末日及晚。而二等員罕盤此。及三等員哈立生。皆被譴。余自度亦不遠矣。及次日。果然。時余適值守艙下。與司會計者談。忽四等員來告。以船長立艙面邀余。余應命往。見與數女客共坐。余猶意其必不於稠人前蔑我也。孰意一見。即謂余曰。海姆司完君。我聞乘客有欲用投鐵板之船一種遊戲者。君何以不許。余曰。然。我但告問者。以出港後取出。此船長包滿雷時故例耳。赫范司登曰。今日余主此船。君胡包之。云。其亟取板至。供衆用。後此願君於諸乘客。接待必周。余唯唯退。然自此不能無介。介亦決然有去志。

抵南美。樣阿根廷共和國者。約兩星期。歸道出利俄約。最後有西班牙人。名雪爾范。四脫爾者。亦來附舟。其人體偉岸。睛髮深黑。髻修而銳。搆思時常撚之。操英話甚純。不數日。與余接談者已數次。嗣因船長雅不欲辦事員與乘客周旋。故余常引避焉。比離西印度之日。余正督鬆工治船欄。忽巨浪至。鬆工傾仆。潑其漆。汚女客衣。余急爲請罪。而女客亦以此非鬆工過。一笑去之。適是時赫至。見傾漆狼籍。怫然問余曰。

此何爲者。余曰。髡工顛於浪。誤傾其漆筩耳。赫曰。君不當以若是孟浪者任此職。胡不辨別。乃爾語竟。反身去。

午膳後。復召余去。赫有怒色。問曰。海君何匿事不白。余曰。何事。余從無匿者。赫曰。彼女客之衣若何。君胡不告。幸聞諸他人。否則將終被掩飾矣。余曰。竊以爲此區區者。不足煩船長。且密司盤傑亦以爲此偶然事。早原宥之。赫曰。無論偶然與否。君職當以此告我。君默默實虧職務。又常以不敬加余。恐貽此船辱。余至此意怏怏。顧不欲與口角。惟曰。君言是。使我警覺。前此猥忝管理妥善之譽。今不然。脫有咎。願君指摘。當加勉耳。赫曰。勿多言。我終須舉此以告公司中董理者。余曰。余或蹈過不自知。君肯直言乎。赫曰。亦殊不勝言。卽如昨日。我曾以船後雨幕破裂。須修製告君。余曰。誠然。我曾呼工往。今當已修竣。赫起立曰。然則請偕往視之。須臾。至船後。幕裂如故。余詫甚。赫則大聲曰。君放棄職務。而復虛搆以給我。竊爲君惜。余時亦怒甚。答曰。我非能受虛搆誑人之名者。君不信。試問製帆之工。今晨已承修葺之命於余。放棄職務。

工也。非我咎。赫曰。君尙圖諉過乎。君若素以誠信相孚者。亦何至藐君命。惟有以此入記錄簿中耳。拂衣而去。余往詢諸工。知實以他事旁午。旋竟忘之。余入室自思。赫若舉此報告。若輩必以爲事出有因。余名將大損。念至此。中懣懣。顧視事如常。赫與余之感情。遂日惡一日矣。

余時復與雪爾范四脫爾遇。雪常招余語。若甚好余者。且窺其語氣。似頗擁厚貲。一日雪來。復自述所經歷事。謂嘗從軍於尼楷拉格、墨西哥、白勒徐爾、支里等處。余曰。余恐南美不久必更有政變。雪吐雪茄於口曰。恐不能免。其人民爲最激烈之人種。雜處生育者。弱肉強食。安分玉石。余曰。若此類國。卽舉我爲總統。我所不願。今日衆好之。勢力赫赫。明日卽衆惡之。七首搯其胸矣。雪答曰。其危險誠然。好持政權者。實亦不乏。少頃復曰。記數年前遇一人於巴黎。彼曾從軍於法屬阿非利加。往澳洲剪羊毛爲業。復詣好望角爲礦工。後又於紐約售股票。其所爲尙不止此。可謂無賴之尤。當遇彼時。憔悴長飢。瀕死矣。顧有所長。能操半世界方言。不知者皆疑爲土著。然

其時竟旁皇無所表見。錄錄如恆人。不謂三年後竟爲南美一共和國中之總統。甯非創聞事。余曰。今其人安在。曰。彼執政六月。又有他人得常備軍之心。起而爲亂。致倉皇去國。幾不自保。然必有一日歸謀恢復。

余疑其所言。爲自述。卽曰。然則君友竟不肯釋怨乎。雪曰。然言次。雪以從事航海久暫。遊歷何所。問余。既而曰。我恐君與船長稍有芥蒂。信乎。余曰。然。吾正不知何以相失。雪曰。君已得頭等員憑照耶。余曰。有之。曰。屍有以船長借重。君尙不以爲嫌乎。余笑曰。何敢。特恐此機會尙遠耳。雪曰。或卽在此段航海線中。果今日有他公司來欲屈君。亦受之否。余不解其何意。姑應之曰。此下懷所最願者。雪復問曰。君已婚乎。余曰。未也。他日果力足有室。亦不敢緩。第此希望。正未易遂耳。航海所入頗非。且恐無以度歲。若愛我者能一援手。則幸無旣極。雪曰。此亦非不可爲之事。卽起而辭出。數日。舟行已近英吉利海峽。雪復與余語及此事。余知其必有故。然卒不易測。豈知有不得不畢露者。

## 第二章

越四日。舟抵英倫。余不別赫范司登。逕登岸。附火車至利立絲盤來。然余家尙在福爾史旦。去利立絲盤來可五里許。乃徒步以往。因急欲見瑪蘭。瑪蘭者。固余所夙眷。余少孤。瑪蘭亦幼失怙恃。長而相慕益甚。余年二十三。卽與訂婚事。余歸。去里門半里許。邂逅村中主教。主教爲余忘年交。相見極歡。且曰。君此次海行。爲日何以較短。余曰。自我觀之。則似較長。歸心殆如激矢也。村中近事若何。主教笑曰。君所謂村中事者。意卽華登馬蘭女郎耳。與君母皆無恙。一昨曾見之。乃偕行抵門。珍重而別。瑪蘭已自內見。出而迓余。余先與吻。以示渴慕。是日瑪蘭衣白袷衣。流波澄碧。儀態益妍。左手名指上。則所贈之約指。燦然在焉。余入見母。依依語。瑪蘭則奉茶餌至。瑪蘭者。素任是村中小學堂教員。授琴歌。兒童皆好之。此數日間。值休沐。余因得朝暮與侶。鼓枻共釣。曳裾共步。婉孌固無其匹。

至第三日。余假主教車。往利立絲盤來。歸已薄暮。郵信至。啟視。則爲公司之書記所



發書言公司代表人速余以禮拜五三時至辦事所。瑪蘭問曰：送客。余小字此何爲者？君歸家。期既縮短。若曹又復攝君以去。真惱人不淺。余曰：不特此也。我與船長赫范司登多齟齬。彼曾暴我短於公司。因以恫我。今殆事發矣。瑪蘭怒甚。曰：是胡爲者。脫爲我見。當面詰之。余自得信後。頗躊躇。蓋苟一日不事事。卽無所取給。而余之淪落可立待。

屆期。余果辭瑪蘭與母往倫敦。至辦事所。待至二十分鐘。書記出。謂余曰：諸董事已皆就座。余隨之入。則見主席者爲公司代表人。諸董列左右。主席者見余入。卽謂余曰：今日所以速君至。以船長赫范司登報告耳。彼曾短君怠於職務。舉動傲慢。且誣誑自飾。有此三端。余輩聞之。皆甚爲君惜。脫欲辯護。不妨直陳。余卽前答曰：此種報告。悉屬子虛。船長赫范司登。有意齟齬。乃妄詞搆我。赫倘在此。願與對質。主席者曰：海君。其勿爾。赫船長任事久。待人無偏畸。爾母甯承認彼所言之半。而留其半。待諸董事恕宥何如。余曰：不然。既知所言之非實。復自承之。愚者不出此。赫船長在開駛。

之前。與我若有芥蒂。亦莫解其故。此報告之所由來也。余遂備述舟中一切狀。而微窺諸人。似仍與赫表同情者。余幾憤不可遏。

時主席者命余退息數分鐘。俟商定再入。及入。主席者謂余曰。我等已熟商此事。君受事匪伊朝夕。從無過失。君誠能負荊於船長之前。并允此後勉改前非。事即可了。余聞之。意殊不然。此事必對質。始足明余枉。遂答曰。余實未能奉命。赫船長之咎我者。其故彼當自知。常例當使彼來證實而後可。不然。余無過。無由向謝。衡以理。彼且當謝余。我之無罪。可以自證。共事諸君皆知之。船塢長當亦了然。主席者曰。惜船塢長已與赫船長表同情矣。

余聞而悲甚。憶數年前曾與小有睚眦。彼又與赫交好。無怪其助彼抑己也。卽曰。若然。則我有必承之勢矣。然我敢謂彼兩人之言。皆不足信。時諸董譁然曰。嘻。若所言。抑何剛愎。君誠能幡然改計。往謝船長。知其必不蓄怨於君。此事立可消釋矣。余曰。我斷不能允。其咎實在船長赫范司登。我亦何屑與語。主席者曰。然則必決裂矣。亦

殊可惜。海君助我等辦事久。一旦失之。能無歎然。籌維再四。舍往謝赫船長而外。絕無良策。余曰。余不能戀棧。而違本心。除職後。當以被誣之冤。據法律爭之。斯時諸董愕然。皆瞠視。意皆奇余之。以一頭等員。而兀傲不服。若是。

既。主席者曰。君不顧我曹。不欲任事。則君與赫船長之交。涉亦非我等所能與聞。雖然。若欲以法律爭。尙請三思之。余曰。意蓋謂我已除職耶。曰。否。否。味君言。固欲告退耳。余於是卽曰。諸君其許我告別他日。當有所聞於我也。拂袖而出。

且行且自念。與瑪蘭結婚。將從此更遠矣。遂往訪律師名衛肅者。衛曾爲余父辦事。齒已高。雖數年未見。其書記猶能識余。屬余少待。當入告。無何。出導余。衛迓余甚殷。余具白本末。衛取鼻煙吸之。默然約一分鐘。始曰。此事尙須熟籌。船長性必多忌嫉。其蓄意久。欲傾君。雖然。君之不平。爲一事而恃法律以爭。爲又一事。我嘗勸人以訟。必俱傷。可免則免。君縱能使同事諸人証君。無過然。君自揣今日所處境地。若何。一經對簿。召集同人費用。既鉅。且於公司中。亦大窒礙。勢必有怨君者。況此事一播揚。

必徧布報紙。他公司見之。乃爲君熬。不可近。不敢招致。則於君實有不利焉。余熱誠爲君計。君知之否。余曰。知之。然君豈欲使我受無辜之誣讟。而緘口不言者。衛曰。奈勢處無如何。脫我處此地者。亦必使此事自行消滅。余聞言。殊失意。衛若已覺察者。拍余肩。若賺小兒狀。曰。先生。僕老矣。君則尙少。諺云。少者多躁。老者能遠慮。我惟爲君謀。切己之利益。若尙願以此事屬余乎。余忿然曰。我若不復爲人。且慣爲誑語者。則甚願以此事託君。衛笑曰。君勿卞急。公司代表人。爲各特弗來男爵。我友也。明日可往一談。務使彼設法剖晰。使君雖出公司。仍無失名譽。而後可。余曰。甚善。我惟願証明無過而已。衛微笑曰。君他日如我。年老則當知處事之法。正無窮。盡君但以此委諸我。必使君滿意。余曰。卽如此可爾。衛曰。我非好誇詐者。然敢謂此法爲最利於君。且吾甚念密司瑪蘭。今若何耶。余曰。勞君念。無恙。渠知此事。必大失望。衛曰。否否。此際正可見女子之眞愛情。爾曹少年。自以爲善識女子。不知尙未。君可亟歸以寬慰之。此事余必力任。余與令先君爲莫逆交。君事卽余事耳。言次。吸鼻煙不止。與余

握手。謂苟有消息。當函告。余遂出。乘火車歸。而瑪蘭已在刹立絲盤來半道。遲余。俟。余遂以種種語瑪蘭。瑪蘭曰。君勿憂。郵船不僅泮能剖各。公司之欲得君任事者。正復不乏。前路未可量。惟爾我婚期。有不得不稍緩者。俟之而已。噫。舉世界有情者。孰與我瑪蘭匹。渠此語。如飲我醇醪百斛矣。然余迭次謀事。竟舛午不成。遂有降心復爲二等或三等員之意。昔日頭等員之職。不患不更以勤勉得之。迨屢圖屢失。不覺廢然。一公司中有運載俄國米穀者。需一三等員。可冀承乏。余意必先歸商瑪蘭。然後決定。比抵家。余母卽謂余曰。午後有人來視爾。體頗長。貌頗秀美。謂曾遇爾於泮。能剖各船上者。爾或能憶之。今寓僑奇逆旅。且謂急欲見爾。余曰。在泮能剖各船上。遇我者至夥。長而美者。亦正更僕難數。其誰耶。旣而曰。彼旣在僑奇逆旅。姑往覘之。卽逕往訪諸逆旅主婦。知客甫至。就園小憩。余趨詣之。不意坐園亭中者。卽西班牙人雪爾范四脫爾也。

### 第三章

雪爾范四脫爾。見卽與余握手曰。君來。感甚。我往訪君。知薄暮將自倫敦歸。君見我。必出意外。我徐語君。當不爲怪也。姑坐。姑吸菸。此鄉風景大佳。我生平所未見者。余受雪茄而坐。憶泮能剖各船中語。彼或爲我薦剡來耶。未及言。雪卽曰。聞船長赫范司登。竟以鄙夫待人者待君。有諸。余曰。有之。余被其毒不淺。非惟使我失職。且於他公司中。若亦有所播弄者。君當日爲乘客。當知我辦事果何若。雪曰。我知之。可謂竭盡。赫嫉君。抑何鄙甚。然赫之使君失職。實不足爲君惜。

余曰。嘻。此言何以入我耳。雪曰。否否。我意至懇切。其故不久君必知之。我當日曾與君道及我友之飄泊。曾徧天下者。君猶能記憶否。余曰。卽爲南美洲一共和國之總統者乎。曰。然。曰。我能憶之。然何與於彼。雪曰。我所欲告君者。正關係此人。彼自信甚堅。以爲苟能使繼位之人去國者。則彼必能恢復其故業。余曰。彼繼位之人。豈甘爲傀儡。且爲總統者。一旦令去國。談何容易。雪曰。然。亦顧勢力如何耳。脫彼不肯避賢者。路則必有使之不得不去者。余曰。若是。則亦甚險。雪曰。天下事未有無險之一字。

存乎其間者。此事之險。或較大。然報酬亦至重。余曰。然。事若無濟。則白刃加胸矣。雪正色若有所思。曰。我亦嘗念及此。然今日尙未暇計。余曰。然。此事於我何與。雪曰。君若不以為嫌。君正可於其間大有作為。少選。又曰。我遇君舟中時。君不嘗有已訂婚事之言乎。余曰。然。有是言。顧我今日無所事事。即得有遭際。亦不過為三等員而已。而謂我能冒險結婚乎。雪曰。是固非計。然君於結婚前。所需幾何。余曰。倘歲得三百鎊。足矣。雪曰。以此作三分息計。得萬鎊。若何。余曰。是亦無異。萬鎊兆鎊。惟機會所適。今日不可知也。雪緩言曰。他則不敢信。我若能以適所言之數應君。用若何。余是時心頗忐忑。人如雪者。而肯以萬鎊與人。其所望於酬報者。必甚大。其何以副。即答曰。我意君戲耳。雪曰。否。否。余無戲言。實有可應君求者。有意與否。是則在君。余曰。余未達君意。固欲我何為者。雪曰。事亦甚簡。欲君於一政謀中共事耳。余恍然曰。噫。我知之矣。君所言南美之舊總統。其君也耶。殆欲我助君恢復故業乎。雪頷其首曰。然。我非苟於從事。我遇君於泮能剖各船中後。又曾詢君一切。知君實能勝任。適

此時君已退職。是君之臂助予。若有使之者。卽不然。我亦必設法使君辭職就我。然此種舉動。易啟人疑。此間人多不明南美洲政界上事。必致紛擾。惟君必能益我。其垂許否。余曰。可否當視君欲我所爲之事而決。余政界上懵無閱歷。恐不足謀秘密。雪笑曰。君誤矣。我所欲請於君者。欲稍任外交事務耳。又欲恃君航海智能。余曰。君殆欲我誘君仇出國耶。雪曰。君言中的。此卽我所求於君之事。而願以萬鎊爲酬。使君得成婚事。君意若何。余曰。我實不知將何以答君。此事非所及料者。雪曰。諺不云乎。事之不料者。其至偏速。我願君早言其可否。設君必不可。我將舍而他求。知君眞實。當不洩我之秘。余謝其譽我。而謂欲決可否。當再以所謀詳述之。雪乃取時計視之。曰。恐辭繁。今夕能來共飯否。余曰。諾。將以告我母。遂出。

余默忖此事必至危險。脫不濟。恐萬鎊不足償我所失。且不知瑪蘭以爲可否。將直語之歟。抑隱而不宣歟。躊躇間。已抵家。卽以雪爾范四脫爾邀宴事告我母。母曰。是或於爾有益。雪爲何國人。余以西班牙人對。且謂狀若甚富者。母曰。我生平惟識一



西班牙人而其人甚不可信。爾友或當不然。余於是興辭而出。思老母言恐受雪詐決意必深究底蘊而後允許。卽詣僑奇旅館。主婦告以雪在咖啡室中。余逕入。雪適倚窻望。謙告備矣。卽邀余就坐。勸食殊殷。竟席不及正事。及起。雪以散步請。相與出館。經大街。至一石橋側。流水涓涓。夜光燦爛。時則倦鳥歸巢。啾啾而過。並聞禮拜堂中風琴聲悠揚悅耳。想瑪蘭正在堂教音樂也。

余等就欄憩息。雪先問曰。意所事。君已熟思之。余曰。然。第欲再詳問君之謀畫。與我之所當爲者。其性質究若何。蓋舍誘之出國而外。我實無他策。是以意尙未決。雪曰。余不吝縷縷。然君必先許我守祕密而後可。余允誓之。雪曰。我當先以其國名告君。卽阿根廷共和國也。土地廣袤。余雖去國。不能無戀戀。脫非彼狡覲居此位。余至今固鐘簾無驚也。繼余者爲麥納名富乃台姓。初爲我友。與參謀議。不知其包藏禍心也。一旦設法逐我。遂竊政柄。以自專擅。當年五十許。精強勇猛。威稜讐羣下。臣民皆懍懍實無有愛之者。余雖無德及民。自去位後。民多引領以望復辟。然欲成事。則舍

俘。新。總。統。而。外。無。他。謀。我。縱。潛。歸。竭。力。經。營。然。成。敗。殊。難。逆。料。又。恐。富。乃。台。覺。察。先。事。爲。防。倘。能。以。善。策。餌。之。出。則。我。將。集。同。心。者。入。據。故。國。復。握。總。統。之。權。若。是。卽。使。富。乃。台。殫。力。歸。爭。我。已。部。署。周。嚴。能。操。勝。算。矣。

余曰。誘之出國。奈何。雪曰。此卽需君謀畫者。我已粗得大略。君再審慎出之。事必有濟。我明語子。有一汽船。泊勿洛立大海岸。足供遊覽之用。約重千噸。船係合衆國同志所製。願假我以集事。君若允我請。則可先往西印度。再往巴巴篤司島。入此船。君僞爲一豪富之英人也者。往阿根廷遊歷。凡遊歷者多往謁總統。固爲常例。旣成交誼。可定期宴富於汽船中。抑或君遇諸他所。君卽可……此則留以待君想像者。言畢。注目視余。以待余答。余已知其意。故問之曰。其後將何以處之。雪曰。君載以往一海島。余已派人駐守。至卽禁錮之。其島名當緩告君。事固可唾手成者。余曰。事似簡直。第舟中諸從者。安知不洩于人。且又安能必其一力助我。雪曰。當慎選之。君不必過慮。惟君意謂何。余曰。仍有未能答者。脫不濟受拘。將若何。曰。勢將飲彈死耳。事出

冒險此節固在意中。惟視君措置若何。余曰：冒若是大險，殊難草草。尙須爲我與訂婚之女。耶計。雪曰：事濟則君歸。英成婚禮，愉快無量。余曰：正以此我尙猶豫。不然，早拒君請矣。今必熟思之。然後可決。雪曰：事迫矣。請速定。時不再來。君若不允，我當再思其他。余曰：已允。當以何時首途。雪曰：速則益善。俟部署妥帖。君卽附下星期郵船。往巴巴篤司島矣。其舟必早檣待。余曰：明晨覆君若何。雪曰：甚善。君允則我先付五千鎊。俟富乃台就獲續繳。可行否。余亦曰：甚善。遂與緩步返。至禮拜堂前。與雪別。獨入內。坐待瑪蘭。時瑪蘭尙坐琴前。燭影映其面。余從窗櫺下窺之。倍增妍媚。及教授畢而出。問余以友人所言何事。余思旣許雪以守祕密矣。不得不稍含渾。謂彼有要事。與余商。且欲委余前往美洲料量一切。瑪蘭曰：迭克彼必深信君之能力。我固知君必優爲之。或自此得有揚眉吐氣之日。未可知耳。旣而問曰：君將以何時行。余曰：允與否。尙未決。允則下星期就道矣。瑪蘭曰：君自決可耳。我知君所願爲者。無不洽予意。余唯唯。

是夜輾轉不能成寐。欲富乎。則甯一試。畏險乎。不如己萬一失敗。非特我國政府無援。手即雪爾。范四脫爾。或亦將堅不承認矣。思潮上下瞬息萬念。後卒爲欲富之心。戰勝。念此功告成。則余與瑪蘭既可遂結婚之願。我亦不必再事航海作風波之民矣。遂一躍而起曰。勉之。我終當一試。危險非所計也。意既決。即早餐以往。雪甫興。與余握手曰。君將何以見教。余曰。特來允君之委任耳。

## 第四章

雪爾范四脫爾聞余言。喜甚。曰。君肯助我。何幸如之。我固知君必首肯。今果然。我當不以尋常目君。君其能以星期三離英否。余曰。無不能。以君所言觀之。固不宜遲遲。我行也。雪曰。然。將電告合衆國友。令部署舟中一切。君以十六日行。則二十九日可抵巴巴篤司。君登汽船。即以船主自命。彼船長忠謹可信。令出必奉行。惟需用及舟中管理事。皆屬諸彼。君但更易名姓。作一好以舟遊之富家子可矣。且必攜衣多。襲以備更易。今日宜購貯之。俟一星期後。我亦往彼島。君但以總統付我。余曰。然。君

尙未以彼島之名告我。雪乃於衣袋中出地圖一。指加力平海中之一小點。曰。卽此。名山待是。風景殊佳。以富乃台至此孤懸之島。空無舟楫。舍冒死游海外。無可逃逸。然卽游海。亦豈我所許以嘗試者哉。

斯時。余心中忽轉一念。曰。今有一言。須先聲叙。固得富乃台者。必先矢誓。不加虐待。否則敬謝不敏。雪立誓。又曰。惟在我復位之時。暫羈富乃台於此而已。乃相與商榷。端緒。雪曰。我良爲君惜。我位總統。爲君謀。亦殊易易。而君又不欲挈眷遠涉。至阿根廷者。安得一可信之人。常居我側。余謝之。且曰。南美之政界。非我樂居。雪曰。然較之英吉利下議院。當略多生氣。余曰。生氣當易以死意。方確。余因曾聞前此革命時之慘酷。故有爲而言。旣而曰。今日我必早歸。俾星期三。卽可啓行。雪曰。我當以此與君。遂出革囊一。檢一倫敦銀行票。授余。余視之。則數爲六千鎊。異之。問千鎊之益。胡爲者。雪曰。爲治裝及往巴巴篤司島之費。如此。則購船券一切。卽由君自辦。且君旣自命富人。起居必揮綽需用。較鉅。亦非挾多金不敷。余復謝其厚意。雪曰。勿掛齒。我之

得君亦已萬幸。他復何計。君處既有成議。我即日歸倫敦。運動一是。倘下星期一。能與我再晤。最佳。語次。復出一紙。曰。此我在彼地址。余受置之筆記簿中。

比歸。我母以余返未久。又將遠出。甚不樂。瑪蘭勉強自解。然亦微形於色。余謂之曰。卿勿念。此爲我生第一機會。事成則爾我得早成婚禮。不復事航海矣。瑪蘭向余注目曰。此事固甚重要者。余曰。然。此等重要事。爲我生所未遇。他日自能詳以告卿。今則我已三緘其口矣。瑪蘭曰。但以君所欲告者告我。我願待之。旣膳。二人復同入刹。立絲盤來。余卽治嚴。以所受款。儲之銀行。并電倫敦購船券。適在前曾辦事之公司。余知彼等必甚駭詫。及禮拜一。遂由刹立絲盤來乘火車至滑鐵盧。徑詣雪爾范四脫爾所居之旅館。

雪方欲外出詣余。見余至。喜甚。卽闔戶邀余坐。曰。君來甚慰我意。君治裝已定乎。余曰。定。惟俟星期三登程而已。雪曰。君如此敏捷。實余之幸。已得有勿洛立大來電。謂汽船將以二十六日抵巴巴篤司。後此則一切胥仗君力矣。余曰。惟願事之有濟。雪

曰。君挾計而行。不必恐懼。自有一日得見富乃台於山待是鳥。余曰。然。我尙有未能者。雪曰。第言之。有疑則勿隱。余曰。我不解君閱歷若此之廣。而此事必諉諸鄙人。何故。雪曰。以君狀適合於用也。舍君外。固亦知有可以任此者。然往往於細端不合。易啓猜疑。我所久冀者。得一英人。須個儻俊邁。有籠罩社會氣象者。舍君其將誰屬。余曰。然。此與行事何與。雪曰。我告君。富乃台很摯勁利。若稍有足滋疑竇。大事敗矣。此我所以必擇如君之謹持小節者。余曰。今余所行事。實則陰爲謀者。於義似非所宜爲。雪曰。謂之政治上交涉也可。君胡自歎。余復與語頃時而別。許以星期三再至。遂往叩律師。衛翁適他出。俟半小時復往。則彼已歸。與余握手曰。此次有何見商。得無涉訟事耶。余曰。第欲知赫船長及公司中事若何。衛曰。我今晨曾得赫信。就案上亂紙中索之。曰。在此。渠言並不欲敗君名譽。且於君亦無宿怨。惟事屬義務。不能收回報告。至誑語一層。可再加研究。渠謂君之惰於職務。或由前船長寬縱所致云云。余聞之怒曰。彼施於我者。尤以爲未足。更輕毀已死之包滿雷船長。我必有以報之。

衛微笑曰。願君稍待。余曰。今日卽有此意。亦有不暇。星期三有南美洲之行。歸期未定。我來第二事卽在此。衛曰。然則君已得有位置矣。其船駛行何線者。余曰。非也。我此往爲私事。今有一函。欲置君處。設我於一年內不返。則請以此函交上所書之人。我所往之地。固非樂土也。衛受而諦視之。曰。君其受無意味之轆轤耶。尙有他事否。余曰。再煩君爲我作一遺囑。我所遺雖少。然苟遭不測。當以分之。我母與密司瑪蘭。衛曰。可。我願君無恙。君所遺若干。余以銀行中所存之銀告之。衛有駭色。曰。少年得蓄五百鎊。可爲難矣。然若彼兩人中有後留者。將若何。余曰。若此則盡以付其後留者耳。衛許可。余遂歸福爾史旦。輾轉不適。竟夜爲惡夢所擾。次日。瑪蘭覺察。問余。余曰。卿其不能猜度耶。我此去不知何時歸。能無悽苦。瑪蘭向余視。若怨我有所隱者。曰。然。君去幸無危險。能卽歸見我否。余曰。是不待言。凡人遠行。危險亦意中事。然亦有往北冰洋不死而歸。歸且溺于溝壑中者。無他。命而已。我狀若有不樂者。卿其諒我。試思他日歸時。卿爲我婦。其樂若何。瑪蘭曰。信樂甚。我禱天以無恙之迭克畀我。



兩人乃緩步至回耳岡橋而歸。

時正午餐。余憂稍釋。向晚又覺愴然。夕食時。我母背熒熒欲泣。瑪蘭亦不能自抑。余雖勉爲懽笑。覺終非自然。翌日。爲余啓行之期。余知別時。瑪蘭必戀戀。卽以此夕先話分張。次日七時卽餐。八時與我母接吻而別。時余喉間若有物梗塞者。與將就死刑無異。我母涕泗滂沱。面臨窗望我。至今猶能憶之。余自念不知何時復得再侍膝前。悽感不已。無何。向刹立絲盤來行。是日晴光照灼。花鳥清娛。一若世界中無物不樂。悒悒者惟我一人。其後歷一土阜。已至刹立絲盤來半途。茅舍之傍。沿徑有竹欄數曲。余思前次與瑪蘭來此散步。又不知幾何時日。重溫履綦。正幻想間。有倚欄者。爲女子狀。心趨趨躍。呼曰。此豈瑪蘭耶。瑪蘭出。歛歛不自勝。謂余曰。其勿怒我。我不能不一送別。讀者固知余安能怒瑪蘭。遂與俱行。既而知其於六時卽早餐。七時卽來待於此。而我生別。將何以處之。無何。已入刹立絲盤來。距火車至。僅五分鐘矣。遂與瑪蘭訣別於火車站。而往滑鐵盧。既至。逕赴雪所居館中相晤。半小時。彼以祕密

故不能送余。余遂匆匆往船埠。比登舟已三句鐘矣。復十五分而發。余冒險之事自此始矣。黯然前路。情感中來。能無心若懸旌也耶。

第五章

余登舟未久。卽有相識之聲呼余曰。海君何以至此。視之。則昔日共事寬別也。余以有事往巴巴篤司對。舟中諸辦事員。幸皆素所未識者。頭等客艙。舍余外。僅一德教士某。余知其必不善記憶。余旣爲富人狀。卽辭色。問亦故爲矜慢。及將抵巴巴篤司前二日。卽往理髮處。使雍余髭。余髭本濃美。髮工驚不肯強而後可歸入室。閉門啟篋。出所購冠及眼鏡等。一一飾置。取鏡觀之。自笑曰。是可以爲僑其屈立無林矣。復取下。歸諸篋。及二十九日。抵巴巴篤司。舟泊橋市步。余料簡行篋登岸。沿步望所謂汽船者。然船長福古生已早得余住址。至卽來迎。車往帝國大旅館內。初欲以僞名列冊。適同舟數人亦入午餐。旅館中人已聞彼等以海君呼我。於是仍用本名。後同舟者復登舟駛發。余遂謂館主人曰。我盼友人屈立無林者在此。今不見其人。殆未

來耶。主人曰。近無其人。惟去歲曾有屈姓者來。然教士也。余微笑曰。是非我友。脫有來訪彼者。煩導令見余。主人唯唯。又曰。今須爲君友留一臥室否。余曰。尙不必。不知其果將以何時至。且或彼俟我於加美格也。

余旣布置妥定。卽坐於廊際。默視出入者。迨夕。未見福古生至。次晨。又往船塢。仍不見有汽船。下午復出。囑侍者以客來。請稍待。當以一小時內歸。比歸。曾未有消息。夜餐後。又銜煙捲坐如前。瞥見一肥碩衣白衣。冠闊邊巴拿馬冠者。匆匆入。旣過。余覺其狀似業航海者。果不久而侍者導至余前。謂余曰。此客欲見屈君。余曰。甚善。君非船長福古生乎。曰然。旣而侍者去。福因續曰。敢問君姓氏。余曰。我本海姆司完。然有雪爾范四脫爾者。使我易以他名。適侍者告君未至者。卽我也。福因審視余。小語曰。君卽屈立無林。亦有以示我乎。余曰。有函一。君何憑。福曰。有。卽授我銀圓一小枚。細視。上有阿根廷國名。因卽以雪爾范四脫爾之信與之。曰。船何在。福曰。已在塢。抵岸時。天已晚。今正載煤。君發以何日。余曰。惟君所便。然事期迅速。曰。明晨九句鐘何如。

余曰。甚善。行李若何。福曰。運至塢邊。屈君此行。一切皆當聽君指揮。惟望事有成效耳。余曰。君深知我當爲之事耶。曰。知之審。余曰。君意何如。福曰。我恐君將徒勞無補。富乃台鷲如鷹。黠如狐。今且勿言。俟登舟再罄。我尙須布置。今且告別。明日當以小艇送君。言畢遂去。余覺其人果敢善斷。必有裨於我。且其貌甚稔。似曾於他處見之者。

明日八句鐘後。卽攜行具至塢。須臾。小艇至。渡傍大舟。福立艙門下。舉手爲禮。重余以船主。且曰。君所居室已被飾。卽導余往。舟爲遊船式。外純白。內規模陳設。華麗敞潔。無何。舟發甚疾。惟見巴巴篤司島漸小。漸隱滅矣。

時福呼侍者以酒至。且斟且語曰。世界黑暗之事。實不勝俚指。我昔日往日本長崎。道經香港。晚與故友飲。歸舟時已子夜。僱一舢板。使渡至船下。行甫半。覺其所覆之篷。漸向下壓。我卽奮力挺身起。大呼求救。余聽至此。卽曰。噫。我知之矣。時適有划船至。中兩人躍入舢板。掖君出。其一卽我。無怪昨夜我見君。劇疑似曾相識。福曰。奇

哉。我亦然。特是時。君有耗。今則無之。何幸而得復。見余曰。君謂世界黑暗之事。多信然。試思我等在此。何爲。旋詢以船中人員。福一一告。并謂皆誠實可託者。

旣而引余遍覽舟中。機器室踞中央。船重千噸。修二百五十呎。膳間客座。罔不精雅。中文件有船主簽名者。皆爲余假名。余思此汽船。實非尋常易見。其果屬諸雪。抑屬其友。卒不能解。是夜大餐。余入膳間。約二三分鐘。惟男僕二侍食。余問福船長何在。侍者曰。餐於執事員膳間中。余遂下刀七。饌盛且美。食竟。銜雪茄。登船面。適遇福於圖表室門。問餚饌能否適口。余曰。嘉甚。惟獨宴無侶。願後同席。福笑曰。船長不得主人之邀。安敢共席者。今後當奉命。

是夜星光滿天。波平如鏡。余惟思瑪蘭此際。不知眷念若何。十句鐘。福邀余往其室。謂彼亦未嘗一至阿根廷。惟情形頗習熟。且出地圖一。以總統之地址。及碇泊處示余。約一小時。余問曰。富乃台爲人究何若。福曰。以我所知。英敏多機智。偶一不慎。我曹階下囚矣。我意君於擔任此事前。當已熟思之。余答以冒險事久爲逆料所及。亦

挺身以待耳。既而復以雪爾范四脫爾問之。福曰。我惟爲彼任此事而已。至其爲人。亦不甚深悉。惟其爲不可輕視之人。無疑。無何。余歸入己室。行經船旁。即又依依忘返。覺寂靜中。惟聞值夜員之履聲。及汽機之抽唧聲。迴念福言。又慮事或無濟。而瑪蘭與老母。將終日望不歸之人。卽復自咎昏瞶。初與雪爾范四脫爾之雄心。何與而必貪此區區之餌。置身於九死一生之地。其如我所愛者。何鞅鞅入室。然又竟夜酣寢。及明日早起。若已盡忘。後四日。舍眠食外。惟閱書籍閒談而已。福以十小時後。可抵阿根廷之消息至。翌日。余早起。見青峰點點可數矣。十句鐘入港。又三十分下碇。而余事已漸迫。

## 第六章

舟泊處。爲阿根廷國都革洛廉。其地戶口逾三萬。白人萬有奇。餘皆黑種。及黑白雜者。聖比得洛大教堂。及議院。皇宮等。皆爲其地壯觀。余等甫抵岸。卽有驗疫員至。爲西班牙人。福古生爲余介紹。余因以三賓酒邀飲。員歡甚。以曾否來此問余。曰。未也。

此間風景絕佳。令人傾倒。曰。尙未尙未。君苟登岸。一覽劇場。及總統之宮殿。當歎觀止。余曰。我甚願一謁貴國之總統。我聞國人皆愛之甚。曰。然。且其兒女名都綠者。實爲阿根廷第一麗人。余復與之傾數樽而去。既復有稅關查驗員至。亦傾樽飲之。余既早餐。卽乘小艇登岸。覽所謂聖比得洛教堂者。適居全城之中央。余循途以往。約半里許。始見之。議院法庭。與總統所居之宮。棟桷相望。與宮對峙者爲公園。中石像甚夥。余入小憩。門啟。有華麗之馬車入。既復闔。余意車中人或卽總統歟。然不知從何下手。卽出雪爾范四脫爾與我之名刺視之。其人名罕孟諾司。雪使我往訪求助者。所居在聖求合路十三號。余在舟中。已取地圖辨定方向。遂出園而西。至其所。見一酒肆中。老者年可六十餘。余操西班牙語問之。不答。既乃知其重聽。乃牽其裾。老者時正俯身滌酒甕。驚而致詰。余示以刺。且謂欲見罕孟諾司。既屢問。仍木然不答。殊失所望。正欲舍之歸。室門忽啟。見一丈夫出。偉體而黑鬚。頗莊厲。老者以刺授之。其人一覽。卽返。余曰。君欲見罕孟諾司耶。余曰。然。彼復審視余曰。君其自鄰境來。

者。余曰。否。我爲英人。適以舟來。正碇泊此步耳。曰。君來甚歡迎。請入小憩。余隨之入。彼謹闔其戶。肅余坐。以雪茄授余。曰。我安知君卽我所盼望之人。此種名酒。頗不易得。若非其人。決不肯輕以告彼。余於是出時計。啟其蓋。出雪爾范四脫爾所與紙示之。彼取視。少頃。卽碎之曰。我可取以爲信矣。因小語曰。若論此事。君必有可以成就之資格。是以入選。然以我觀之。其事甚險。是人陰銳多疑。偶一不慎。則禍不旋踵。立投。狂。獄。或。且。與。此。世。長。辭。矣。雖我意尙未稍變。然究以不與聞爲善。然又不知若何。而能脫此範圍。余曰。君究爲罕孟諾司否。彼聞而不答。經向寫字檯。取其屨。出書一。展之。皆係肖像。隨以阿根廷之政治家一一示余。彼之肖像亦居其一。下書礦務大臣罕孟諾司數字。余遂曰。然則君將以何術爲我介紹於總……言未畢。罕亟以手止余。余因續曰。我所急欲識之人。罕曰。我已決定不願親自干預。彼待我之親疎。正不敢必。惟我友某。素見信於彼。我能使爲君介紹。然君當循例先往宮中。署名於來客簿中。我當商諸我友。此後君若見許。我願舍此事不問也。余曰。然則君不願擔任



此事耶。罕曰。然。且明以告君。我所懼者。斷頭耳。彼所以待仇人之道。已數見不鮮。余曰。然則君將若何。以我介紹於君友。君不懼事中多一第三人耶。罕曰。無第三人。計君與我友。祇兩人耳。我業酒。於是地頗有聲。君英國雄於貲者。既來購酒。我必爲君竭辦。並介於城中知名人。亦意中事。君胡懼。余曰。我且往宮中署名。訂何時再見。罕曰。今夕我常有以告君。將使人以酒一甕。及雪茄數枝。齎送君舟。願君晒納。信當附置其中。此後我二人將不復聚首。余已知其意。起謝之。辭去。至總統所居宮門者。當假寐。逕入其軒。取簿署名而出。歸舟。悉以告福古生。且謂罕孟諾司怯弱。恐大事難濟云云。福曰。天下事往往如是。此誠險事也。罕孟諾司固深知之。我亦不能咎彼。彼於得失之間。權衡既慎。不輕嘗試。少息。復曰。此間居民見遊船華美。皆甚注意。余曰。事果有濟。此船當更使若曹注意。增十倍也。

薄暮。罕孟諾司肆中。叟乘小艇至。攜酒甕一。并雪茄一筒。既去。余啟其筒。內附一紙。謂酒一甕。承命送奉。并選友人陸軍大將薩格那所愛之雪茄一筒。請君嘗之。若再

惠顧。明晨自當前詣云云。不及他語。余曰。薩格那即其人耶。我當俟之。次日果來小艇。水手共六人。乘者皓鬚髮。穿軍服。冠鷺羽之冠。佩寶星十數枚。腰刀。履騎士靴。長不踰五尺。巖然有威容。登舟。即問余曰。屈立無林君何在。許承顏否。余即以己名對。即鞠躬曰。幸君來此。歡迎甚。我即阿根廷之陸軍大將薩格那也。言時似有傲然色。一若其名將與拿坡崙惠靈吞同膾炙人口者。余曰。蒙君惠臨。何樂如之。相與暢談一時之久。頗盡賓主歡。瀕行。又固請余至其家。謂當撤席以待。且云。君必暢遊而後得歸。我阿根廷人皆好賓客。必不肯使君揮袖竟去。余允之。

午餐後。即乘小艇登岸。復僱馬車。往陸軍大將薩格那宅。途中塵埃蔽目。丐徒追乞不已。約十五分鐘至。攔門鈴。僕出。導余入一談憩室。室頗大。座中人以十數。實爲余所未料者。薩見余至。即出迓。隨爲余介紹見其妻及女。并客五六人。妻年幾與薩等。其諸女皆嬌麗。純乎西班牙美人。且酬應至侷儻。正酣談間。僕人入附薩耳語。薩亦隨之出。時在室諸人。皆竊竊偶語。余不解其故。無何。薩偕一偉丈夫入。若欣欣然有

得色者。其人貌秀美。氣象活潑。面衆屈身爲禮。隨諦視余。若不知爲誰者。薩乃曰。陛下許我爲英倫之屈立無林君介紹乎。屈君風聞阿根廷之名來遊者。彼言未已。余已知斯人卽總統富乃台也。

## 第七章

余既知來客爲總統。極意周旋。欲使其初見時。卽與余相沆瀣。富謂余曰。屈君。我甚願與君一面。君之遊船。我今日曾自遠見之。洵稱華美。是必自克拉特河上造成者。我言尙幸中否。余心奇甚。彼何以能分別船之造於克拉特河。及造於推姆司河者。卽答之曰。然是船成於克拉特河上。卽於是河下水者。建造之工。殊不惡。彼廠頗獲名譽。願陛下枉駕一觀。當更詳審。富曰。我甚願一覽。語畢。彼遂至室之他隅。與一婦絮語。余亦得乘機寓目。覺其人舉止異常。有甚足使人生傾愛之心。然諦察之外貌。雖溫覺中蘊狠毒。有可以隱測者。彼留約半小時。臨去。復至余前。道願至余舟子細觀覽。余曰。陛下肯臨幸。實敝舟之榮。因卽以明日舟中早膳請。富許諾。余亦遂邀薩

全家同往。富復道謝。且謂彼將與都綠偕來。都綠亦甚願識余者。余喜諾。因以十句鐘爲訂。

富既去。薩格那謂余曰。非常人也。其一生行事。最爲驚人。余因問曰。前任總統爲誰。薩若有不豫色。然蓋彼固當日雪爾范四脫爾之至好友也。答曰。前爲雪爾范四脫爾。余觀其狀。必未知余所以問之故。卽復請其明日早餐而返。此夕竟未成寐。思富乃台之爲人。必非受欺弄者。卽或得之。亦必甚難防守。況彼曾謂此船造於克拉特河上。其偶然歟。抑已知我底蘊歟。輾轉思維。心如轆轤。明日早起。知福古生已具饌。豐美整潔。自無待言。餐室羅列名葩。香溢重幕。貳以菊部。絃管嗷嘈。桅上旗幟飛揚。歡迎上客。約十時半。余整冠裳以待。無何。頭等員來告。謂總統所乘之舟已發。福古生遂令升阿根廷國旗。并選水手二。護艙門左右。余則竚立以俟。舟至。總統首登。次及護衛某。次一女子。余知爲都綠也。斯時樂作。奏阿根廷國歌。總統與余握手甚歡。隨介紹其兄女。余生平視麗人。至夥。然未有若都綠之美者。其身

長。踰。中。人。雲。髮。明。眸。異。常。流。利。待。余。禮。貌。甚。周。余。導。之。至。一。陰。翳。處。復。迎。其。餘。諸。來。客。富。乃。台。極。譽。船。之。精。雅。且。謂。他。日。亦。必。仿。造。其。一。既。而。導。入。膳。間。就。座。都。綠。秋。波。微。動。睨。余。而。言。曰。屈。君。我。實。妒。君。之。幸。福。君。萬。里。雲。濤。捷。如。飛。鳥。時。獲。新。國。土。新。風。景。以。自。娛。寫。人。生。若。是。樂。故。未。央。余。曰。辱。荷。過。譽。舟。雖。美。來。去。雖。自。由。仍。有。時。爲。風。雨。所。阻。煤。食。所。滯。加。以。稅。關。之。查。貨。醫。員。之。驗。疫。凡。若。此。者。不。一。而。足。則。不。快。意。事。甚。多。都。綠。曰。然。君。此。來。則。無。稍。阻。闔。未。知。自。何。道。至。者。余。曰。自。赫。文。納。至。西。鑰。自。西。鑰。至。加。美。格。復。自。加。美。格。至。巴。巴。篤。司。卒。乃。抵。此。曰。後。此。行。程。將。若。何。余。曰。尙。未。定。惟。意。所。適。則。往。耳。或。由。梨。哇。以。至。亞。哀。復。轉。遊。太。平。洋。羣。島。或。逕。返。英。倫。亦。未。可。知。總。統。且。飲。且。言。曰。噫。我。等。在。此。悠。悠。忽。忽。終。歲。跼。於。一。隅。蓋。亦。陋。矣。余。曰。陛。下。何。謙。抑。之。甚。於。此。布。新。政。惠。同。胞。爲。世。界。諸。國。所。推。舉。人。類。皆。受。其。賜。其。規。模。闊。遠。爲。何。如。至。鄙。人。則。終。歲。飄。蓬。正。不。知。轉。徙。至。於。何。極。耳。總。統。微。笑。曰。君。眞。理。想。家。惜。其。語。之。不。符。我。同。胞。常。不。欲。受。人。之。惠。者。譬。之。良。馬。欲。有。以。用。之。則。必。使。之。服。駕。馭。受。鞭。

策。我意蓋如此。大將以爲何如。薩格那色沮曰。鄙意與陛下同。余遂顧謂都綠曰。平日始好聞政界事耶。都綠曰。否。若予但慚不見惡於衆家無不靖之虞。凡政黨之權力在彼在此。皆非予所願聞。今屈君非爲論政治來者。我等尙別有以娛君。言畢笑視薩格那之二女。二女亦笑視之。而女賓起出。

余與總統復談片晷。彼述其生平險事數端。并道及雪爾范四脫爾。曰。雪亦機智人哉。然由事以觀。彼常不能自知其地位之若何。當日若乘機弗失。則今日此席尙爲彼據也。余曰。未識其人尙在否。總統搖首曰。無知之者。彼失敗後。不復見於阿根廷。或謂其已就木焉。度其人當非能久留於世。余聞之。覺所語毫無顧忌。其爲未知余來意可知。

無何。遂出餐室。與諸女賓共至舟面。并徧歷一過。約半小時。總統等辭去。薩格那等亦以次出。余見小艇已發。即歸。謂福古生曰。彼於我情意良殷。後若得如今日。則不難邀宴舟中。一決此事。福曰。然。彼以衛士來。可若何。余曰。亦攜以往島上耳。雪爾范

四。脫。爾。未。必。以。爲。嫌。也。

次日。余得總統答請。邀余以星期四。至宮中大餐。余以時往。卽前所遇之衛士。導余入退息室。而總統與都綠外客三四十人。薩格那夫婦及二女與焉。就宴。總統導薩格那夫人入膳廳。余則導都綠。都綠謂余曰。屈君尙未厭阿根廷乎。余曰。我愛此邦。不欲舍去。此中人殷情渥。待使賓。至如歸甯。其有厭都綠曰。然。君先有以示我曹矣。我曹早餐於君舟之一日。常印於腦際而不能去。我從父亦愛君殊甚。余曰。甚望陛下再臨。

既就坐。總統時與余語。且請余多俟一星期。同往巡閱陸軍。及遊覽銅鑛。余歡然諾之。都綠曰。於此星期末。梨園將開大跳舞會。爲每歲盛事。不知肯惠臨否。余曰。屆時若無必不得已而去之事。當一厠其間。以擴眼界。都綠且視其盤中物曰。君必不可遽舍我等去。余正欲答。傍有以他語問者。遂止。環顧室中。見壁著畫像數幅。雪爾范四脫爾像亦在焉。回憶訂約之日。默然者久之。及聞都綠言。始恍然若寤。都綠曰。屈

君。何忽習靜耶。余曰。我正思今日盛集。得未曾有。將使我常追念也。

斯時都綠舉眸睨余。實足使人顛倒。且曰。以我度之。君客於此。與他客亦等耳。君一日離阿根廷。已盡忘我曹矣。余曰。不然。將永永心藏不忘。閱三日。余與總統往遊銅鑛。方余初至阿根廷時。以爲其人必虐民欺主。鄙夷不足道。豈知日復一日。交際日深。余意漸改。知其人之治國。雖純以勢力勝。而實深知社會情形。有不得不然者。余不覺生企慕心。頓自鄙爲雪爾。范四脫爾所嫉。旣又轉念我與雪。旣有誓約。斷難食言。

是日自銅鑛歸。卽復與總統巡閱陸軍。旣畢。余歸舟更衣。預備赴是夜之大跳舞會。旣登岸。緩步。經一咖啡館。中有兩人。方以骰爲戲。其一見余過。舉首視余。余一見。驚甚。蓋爲利俄約商人。曾數來往於泮能。剖各船者。與余甚相得。彼審視余而不言。余以爲彼必因余無髭。不能記憶矣。復向前。未數步。後有人至。手按余臂。余顧視。則適所見之人。渠曰。君其勿怪。君非名海姆司完者乎。余曰。君誤矣。我無相識。名海姆司。



完者。然此語實爲掩飾之辭。最易被人窺破。余後甚悔之。彼乃曰。然則乞君原宥。我  
以爲海上遇故友耳。擾君行路。歉甚。余遂舍之而去。心惴惴不安。常自問曰。彼竟信  
我言乎。設果識我。或口不慎。將若之何。

## 第八章

跳舞始作。總統偕都綠至。伶人奏國歌以迎。富乃台身佩國章。并他國所贈寶星。晶  
瑩閃爍。人皆矚目。都綠尤妍豔。被服稱其容。少選。余卽以同往跳舞請。都綠忻然許  
可。琴韻初揚。我兩人已往來旋轉於室中。旣闌。余護之入騎樓。是宵景色絕佳。當樂  
歌漸歇時。濤聲潑刺。雖一里外。猶充盈耳鼓。余爲都綠取巾覆之。都綠憑欄而眺。月  
自山後出。清輝朗躍。全城之景。盡在目前。況彼美長裾。當風益覺。遄飛逸興。  
時都綠忽悄然。若有所思。舉其纖細柔膩之聲呼。余曰。屈君人生離合。何常。君與我  
今日共立於此。凡足以動我意者。有無量數。而於此數分鐘內。君亦其一。然此數分  
鐘。又一去。不可復留。其後則君自君。而我自我矣。或者自此以後。我二人將不復再

見而苟一念及阿根廷。月夜數分鐘之談話。則雖人各一方。而情或仍相聯。屬余聞此言。頗驚異。蓋數分鐘前。彼歡欣之象。溢於眉宇。茲忽沈鬱若此。真不可解。囁嚅答之曰。其勿以我爲愚。我實未喻所言之旨。都綠曰。我亦不自知其若何。覩此良夜。令我移情。往往見月魄升空。悠然有感。恐君以我爲怪。第人皆謂我之視物與常人不同。我正思緣之一字。其力何巨。凡所遇有足以使我怡悅者。或稍縱卽逝。不可復來。余曰。然尙有足以慰我者。則記憶是已。記憶如倉積。日日貯之。傾取無窮。謂心之攝影也。可今我曹所受感覺。若何。我知其終不散耳。名花皓月。琴韻鏘然。有美一人。方憑欄瞰。如睡。全城裴回。徒倚。我雖遠隔千里。此圖將永留心。日間試設想數十年。後飄泊若余者。正又不知在英。在支。那。抑在南非。苟一花。一葉。或月色。清娟。或琴聲。悠妙。得黑絲尺幅。如君冠系者。已甚足動我觀念。一刹那間。我情已飛越至此。騎樓之上。又若親承顏色矣。

余言時。都綠若因而戰慄者。旣而曰。君心中之攝影。果能如此清晰。則我苟復作此。

等語。不知我於其上。又將作何狀。言至此。卽頓改其容曰。我恐君不久將厭棄阿根廷矣。余曰。不然。我甚望多留數日耳。曰。然則君以何時果行。言際。若甚重要者。余曰。是不易言。恐爲日亦必不久。我已得有消息。恐卽日將返歐洲。都綠若有所思。旣而曰。我聞之悵悵。我曹正望朝夕盤桓。此時。凡都綠之言。皆若爲余之故友者。豈知於兩星期前。爲未嘗相識人耶。且都綠之美。我見猶憐。恐一顧傾城。男子心魂。爲所收攝者。將復不少。幸余能自持。定不爲稍移。此後復十分鐘。我二人復入跳舞室。都綠旋應他人之請。同往跳舞。余遂至室隅。總統卽來近余。若甚願與余談話。作英語曰。屈君似不甚好跳舞者。其亦嗜雪茄否。余曰。甚好之。然於跳舞。殊未嫻熟。生平艱辛萬狀。致使我未暇精練。余言至此。自悔不慎。夫余旣爲富豪。又安有無暇習跳舞者。必敢彼疑竇矣。遂復申語之曰。我離學校後。卽往他國。歷年於婦人交際場中。殊疏涉。跡所謂未暇實坐是耳。

是時已至吸菸室。總統曰。君與我實相類。常欲於他處別求消遣者。君愛海洋之意。

我能知之。脫我處。君地則此舟。尙嫌窄小。若得一郵船。如汴能部。各或安。孟鐵勒篤者。則庶幾矣。余聞而驚甚。似彼已知我來意。而且深悉我來歷者。然彼言時。則神情與平時無異。乃勉以他事與語。旋與論歐洲戰事。總統曰。以我觀之。勢力亦一種性質。即如貴國倫敦人。甚有足使法國革命再見之能力。常見於禮拜日公園中。聚衆而談。昌言無忌。曾聞人有初。惟戲言。而繼則釀成大禍者。今論及革命一事。君亦嘗不幸而爲人所牽。率否斯時。余疑益甚。卽曰。嘻。未也。君何爲而問此。豈以我類革命者。流耶。總統卽視其所吸之雪茄。若深賞其芳味。而復坦然曰。我亦不過。偶以問君。君若謂未。則當試之。在此等事。當危急之際。若得跳出其興采。正自淋漓。而於從未。在勝利一面者。爲尤甚。我言非誣。君固曾遇雪爾范。四脫爾矣。余勉作不甚明晰狀。曰。誰曰。我前任之人也。君好遊歷。我以爲必曾遇之。彼正於歐洲四處鼓動。人有告我者。謂於郵船所至之大埠。常見其人。憶一日。我與雪爾范。四脫爾。亦卽在此室中。吸菸。而彼卽坐於君所坐處。彼曾不覺。我則已知其正謀驅我出宮。欲復爲總統。其

時彼布置已數月。自以爲必可成事矣。余曰：其結果如何？曰：其結果則失敗耳。脫彼不亟遁，我恐其生命亦必不保。我適謂興采若何淋漓然。阿根廷之革命風潮，我不願勸人染指。余曰：我意終不至爲人牽率，以致爲此。富並不視余。答曰：我甚願君之不爲事。若不能必勝，雖結想亦無益。況強者勝而弱者敗，敗者必滅，理有然耶。

兩人默然者少時。富又自言其國事之希望，謂必有能使大發達之一日。語既，遂起立與余道別。遽然去。余復稍坐而出。都綠臨行，復重謝余。余亦深謝之。都綠遂倚富乃台之臂而出。無何，余亦離戲園。知事機不妙，悔恨交集。然已無可如何。時月色如畫，僅十二句鐘。余登岸時，囑小艇以一時後來。爲時尙早，卽緩步以歸。及抵埠，僅十二時半。余坐一石上，出雪茄吸之。約過十分鐘，忽有一囊自余首套下者。余猝不及防。兩手已被反縛。有操西班牙語音者曰：速攜之去。速攜之去。余遂爲兩人疾昇而行。無何，停置一木板上。知必囚車無疑。旣而鞭聲鞞然，飛馳去矣。

余亦惘然不知其何往。且囊緊緊頸際，殊難呼吸。昏然暈去。及醒，則在一斗室中。囊

已去。室內空無一物。惟月光自窗樞射入。余覺頸痛甚。稍息。起坐。思欲一知余之所。在。及拘我者之果爲平常。劫盜抑爲總統。與否。卽勉至窗前。欲外望。然又不能。且無力攀援以上。於是復坐於地。思之至久而知身畔所有之錢物。皆未失去。始必其爲富。乃台捕我無疑。我計必以今夕上斷頭臺。或明晨以排槍擊死矣。出時計視之。僅一時半耳。旣而頭痛稍舒。卽起蹀躞室中。且欲啟其門。早已鎖閉。迴念當日在爾史且之情景。則瑪蘭之言。尙在耳中。我之結果竟如此。惟有捶胸自咎。

忽聞窗外有驚叫聲。旣而有格鬪聲。復少時聞一一仆地聲。聲遂靜。余自念曰。奇哉。豈福古生亦被拘來此耶。已有人至門首。以鑰啟門入。復謹閉之。其人手持一燈。戴面具。及脫下。竟爲罕孟諾司。彼卽止余勿言。曰。其留意。我語總統。已盡知此事之祕。而招君跳舞之時。拘君之計。早已布置。其所以如此。祕密而不以君置尋常獄中者。恐衆驚張也。我曾早知其計。而不能來告。今已將此間守卒處置。君可脫險矣。余卽低聲問曰。然則余在何處。罕曰。在郊外之舊獄中。且我等事尙可希望。當總統

離戲園後卽逕往陸軍大將馬伯式司處商酌。馬伯式司現正臥病家中。家在六里外。剎白剎之路上。沿途多陵阜。至少須經一小時可至。其談話時間設亦一小時。則其歸也。最早須在四句鐘。我等當速令福古生移船出。而令一小艇以三句鐘至花曲世村之港口。花曲世離城三里。富乃台歸必經此。我等卽可於此拘之。危險所不能計矣。余曰。君曾以若干人來。曰。七人。余曰。可恃乎。曰。可恃。彼等皆富乃台之仇。余曰。其守卒若何。曰。頃無患。我等不能稍有遲延。恐味爽而後。卽有番代人來。余曰。然。我將何以使福古生預備一切。罕孟諾司卽自其衣袋中出紙筆。及信封授余。曰。福古生識君手筆。君作信畀我。將遣人賫往。余遂舉筆疾書。使以三時。飭小艇至花曲世港口。速卽燒煤舉碇。預備四句鐘前。離阿根廷。旣畢。卽以付罕。遂出獄。時月色甚明。不見守卒所在。罕曰。已縛置之地窖中。

余等旣至場中。卽有六人自黑暗中出。皆默不作聲。其一出啓戶。兩人先出。約三十秒鐘。又兩人出。其後又兩人出。罕乃附耳謂余曰。今余等當出矣。余等皆宜分道以

往。富乃台。佈偵察之人。甚衆。一有不慎。立至失敗。是以我更攜此大帽。與外衣。來使君更易。余捫首。大帽不知脫落何處。卽取罕與我者冠之。復加外衣而出。罕引余行所經之地。皆在郊外。爲余所未識。躑躅間。惟有自問其結果若何耳。

## 第九章

罕孟諾司之布置。備極周密。當我曹出大門約二百碼。有快車待於路。旣入。疾馳去。不復問所之。罕謂余曰。我之爲君冒險。君當知之。余恨恨曰。若僅爲我一人計。當不至於此。罕聞此。並無怒色。惟乾笑而已。

車所經處。皆岑寂異常。後抵一土山而止。山之他面臨平原。原外卽爲港口。罕曰。我等必涉山而下。富乃台殆尙未經此。余於是隨之下車。見車旣去。卽攀援而上。路至狹。乃升其巔。有櫻樹三。罕止步。吹口笛。作奇異嘯聲。卽有一人出。罕與之畧低語。謂余曰。幸哉。富乃台尙未經過。彼數人已在山下俟之。我曹亦須皆往。余曰。甚善。遂俱下。



從月光中見花曲世村。盡在目中。出時計視之。則至三句鐘。尙少二十分。及至山下。則爲一狹徑。介乎兩大石之間。上爲山崖。峭壁倚之。徑容一車。知不難阻遏。且崖上林木甚密。即數百人可藏匿。洵絕妙設伏地也。峭壁後不數武。卽港水。余思罕孟諾司與其黨七人關係必甚重大否亦何樂爲此。

及至其處。罕復輕呼一聲。黑暗中有人以西班牙語答曰。渠尙未來。一切無害。無何。又一人至。衣外衣。戴闊邊大帽。罕問曰。劉夷事若何。曰。尙無形影。然不久必至。再一小時。天將破曉。仍不來。大事去矣。余卽問曰。彼至。我等將若何。罕曰。我以爲不如以數人排阻其車。君則至其車門。傍以手槍指之。蓋來時罕固曾以一手槍與余。余曰。旣如此。又將若何。罕曰。以之入小艇。復運之上船。其後惟君處置可耳。余曰。我意小艇必已來此。可設法一探否。必知悉萬善。罕於是即使劉夷往視。余等二人坐以待之。約一刻鐘。劉夷歸。謂小艇已到。余曰。然則一切皆已部署矣。

正言間。遠處有車聲至。罕孟諾驚躍而起曰。來矣。來矣。劉夷可急呼諸人來。劉夷輕

呼一聲。三人自林中出。各以假面具置頭上。余曰。罕孟諾君。與其他兩人。可留此以止其馬。卽復顧謂餘人曰。君等二人隨余來。若不欲彼之識君等。則一切語言。皆我爲之。

是時輪蹄聲漸近。尙在四分之一里內矣。余捫心躍不止。車聲漸近甚厲。且已見其燈光。余等退入石壁影下。使來車不能窺見。燈光閃爍。幾如怒目。旣至。余前。余作西班牙語呼曰。止。而罕孟諾司等已躍身當路。舉手槍向馭者。馭者驚甚。力勒馬。馬幾倒。

時余已至車門。傍顧而言曰。富乃台大將。富於雪爾范四脫爾爲總統時曾任陸軍大將君在我掌握中矣。脫稍動。卽以此槍爲敬。餘諸人中有以火來者。知爲總統。無誤。彼坐近余之一旁。偕坐者都綠。總統從容不迫。其聲與常時無異。謂余曰。噫。乃屈君耶。以爲君特戲弄我。已設法阻止矣。此又何意。余曰。意蓋謂君所竭力阻止之計畫。已得成功。今日事至此。無暇喋喋。其速下。抵禦亦無益。我曹六人皆攜有利械者。富仍坦然曰。君計已勝。

固矣。事之不能免者。固不能見。語時。下車立徑上。都綠亦隨之下。且謂之曰。從父何往。我亦何往。我固知屈君。必不傷害我等。余曰。從我言。卽行。則雖一毫之微。不至損害。轉語富曰。總統請先言。身畔有無軍械。我等固不願冒險者。富乃台微笑。白衣袋出手。鎗授余曰。余將俟機。以此試君耳。然我亦知機。不可得。余遂顧謂馭者曰。速去。敢中途逗留者。將自悔。至宮。可以總統等已往他國告。歸期正未有定也。馭者不答。惟目視富。若待其有所屬者。富不言。馭者遂駕馬歸。

余曰。我曹行矣。總統首。我與密司都綠後之。富如言。左右兩人掖以槍。罕孟諾司與餘人殿。噫。寧亦知不數時前。余偕都綠。正携手跳舞場中。富乃台與余亦居然爲歡洽之友。耶。然都綠雖女子。亦頗鎮靜。無幾微驚懼色。余等卽沿水濱行。路崎嶇。都綠尙着輕而且薄之跳舞履。其艱難可知。時有荆棘牽其衣。余爲之解脫。彼且謝余。復行色甚莊。

旣而余謂都綠曰。乞恕我。我能必之。要亦出於自然者。然我又不能無愧歉。都綠曰。

我不。嗟。君。所。恨。者。失。計。耳。意。我。從。父。必。曾。使。人。拘。君。以。去。余。曰。然。特。我。隨。拘。復。脫。耳。脫。君。叔。事。成。則。我。將。飲。槍。彈。死。都。綠。曰。吾。叔。亦。爲。阿。根。廷。之。幸。福。計。耳。約。十。分。鐘。抵。水。濱。則。小。艇。檣。以。待。水。手。等。卽。從。其。所。匿。處。出。余。謂。都。綠。曰。其。許。我。扶。掖。乎。都。綠。允。之。遂。扶。余。臂。入。

余。轉。謂。富。曰。總。統。若。允。入。船。此。其。時。矣。富。稍。有。趑。趄。狀。謂。余。曰。屈。君。其。肯。稍。待。須。臾。許。我。以。一。語。問。君。否。余。曰。可。卽。畧。行。數。武。之。遠。然。又。恐。其。詐。已。也。出。手。槍。以。待。富。笑。曰。君。奚。恐。我。非。能。逃。逸。者。我。心。素。弱。於。此。沙。灘。上。遁。避。亦。甚。無。益。所。欲。問。君。者。此。耳。我。仇。雪。爾。范。四。脫。爾。固。以。重。金。酬。君。無。疑。也。余。曰。我。亦。不。必。承。認。固。以。重。金。酬。我。者。富。曰。我。之。不。願。去。阿。根。廷。亦。自。不。必。承。認。且。亦。不。願。入。於。我。仇。人。之。手。君。若。舍。我。而。去。其。價。當。若。干。余。曰。我。不。能。答。我。不。能。舍。君。以。去。富。曰。我。願。以。重。金。酬。君。且。誓。使。君。以。明。晨。離。革。洛。廉。去。無。所。擾。余。曰。君。勦。我。誤。矣。我。已。與。雪。爾。范。四。脫。爾。訂。有。成。約。已。取。其。酬。金。故。不。能。復。徇。君。請。我。若。無。逃。逸。之。幸。福。又。不。知。君。將。何。以。處。我。富。曰。直。

言之。俟天曙。以槍擊死耳。我恒以此待謀叛。未嘗肯毫髮寬也。余曰。我知之矣。船在。屈君速入。富曰。君決意不釋我去耶。我以英金二萬鎊爲酬。何如。余曰。五萬鎊亦不能。速下船。天將曙矣。我願以今夜離阿根廷。富聞而聳肩。卽向小艇行。因又問曰。尙有所問。君將以我何往。余曰。不久當告君。此時尙須秘密。富不得已入船。臨入。又呼罕孟諾司曰。罕君別矣。我二人不知得再遇否。君固知我。不忘好友。亦不忘仇人者。我初以爲君可與我共事。不知君實賣我。君早以假面具置懷中。君豈自忘其顛下有黑痣耶。罕孟諾司聞而駭甚。不作一語。

富旣下。余卽與罕握手曰。感君實甚。我願他日必得再見。罕曰。我不願再見君面矣。卽復小語曰。爲君計。勿再來此。是人。不卽去。禍終未已。彼聲雖低而已。爲富所聞。乾笑曰。所言恆如此。所爲恆不如此。所謂有其意而無其膽耳。

余一躍入舟。無何。水濱諸人已不見。及抵遊船下。余扶都綠上。富隨之時。福古生見女子與偕。有驚訝狀。余曰。速駛發。當以天曙前離革洛廉。福曰。一切皆已部署。俟小

艇放上後。當猛力開駛。余遂謂都綠曰。其許我導入膳廳乎。知長途僕僕。必有以充飢者。既入。余遂呼侍者至。囑取夕餐。是時都綠弛外服。坐長椅。嬌妍之態。實有不能摹狀者。彼是夜離戲園後。未歸易服。尙衣跳舞衣。履白緞所製之跳舞履。余甚爲之慮。明日將何以易其服。時夕餐已至。三人就座食。汽機之聲。轟然作矣。

富舉杯曰。征程已啟。請爲屈君壽。余亦自幸其事之卒成。及侍者出。富復曰。君家頗不吝嗇。此酒甚旨。餚亦精美。於是太息曰。恐我宮中庖者。不得不另謀生計矣。然其烹飪絕佳。不易多得。噫。此殆競爭之效果耶。是時都綠俯身而前。以纖手置余袖間。余視彼若有所勾求者。曰。屈君。其無術使我等重還阿根廷乎。余答曰。恐無術矣。我已與令從父語及此事。知無可挽回。都綠遂起立。余以爲必復坐。彼即曰。君許我卽入寢室耶。余於是召侍者來。詰知已備。遂躬身導入。及門。顧謂余曰。今夜之事。君他日必自悔。我等居國內。如此娛樂。所以爲國營謀者。復如此遠大。君乃欲擁我等以去何也。余曰。我亦爲人作僕。非能自主者。都綠興歎而入。余歸膳廳。富已出至船面。

正。脚。雪。茄。獨。立。於。欄。畔。余。至。其。傍。問。曰。大。將。適。何。所。思。富。曰。我。思。欲。有。以。制。君。耳。

第十章

是夜歸寢。心竊喜事之幾瀕於成。得以歸。英與瑪蘭成婚禮矣。次日早起。遇福古生於船面。福曰。昨夕我令小艇至岸待君。及一小時半。君仍未來。試思我之驚駭。當何若。度君必受拘矣。余曰。信然。卽具道本末。福曰。何以有此結果。以我觀之。雪爾范四脫爾雖歸。尙未足敵彼反對黨。余曰。此姑勿論。其所以委託我等者。究已得之。福曰。此女子亦富之戚屬乎。余曰。爲其兄女。果美而艷者。福曰。我則畏之較畏富爲甚。願君留意。余曰。當然。謹防之。然跳舞時之情形。尙未能去。余腦際

旣而富乃台出。余致禮曰。晨色頗佳。此天所以錫君富舉。日四矚曰。誠佳。我意舟正北行。其往。言至此。視余。若欲余答之者。余曰。其往紐約耶。若北行不已。必能見彼自由神像。巍然高聳也。富曰。自由神於我何薄。乃爾我今囚也。要之亦無礙。我遭此境遇。不一而足。而自負常有以解脫。余曰。然則今日所處之境。亦可解脫明矣。特一。

日在我守護中一日不使達君目的

富注目視余約數秒鐘復曰屈君我實好君我初意已變矣余曰斯言使我心喜然不知君何故而又變其初意噫世有可鄙者殆我耶富曰其故我亦知之然勿自鄙乃爾君於此事異常機敏惟我所不解者則罕孟諾司之得制其守卒也我以爲彼等皆可恃者余曰我殊不能告君我惟於門啟後始得出富曰我終望再見斯人我固曾疑之然未知其詐一至於此余曰詐耶渠蓋欲以自保耳富曰人之爭名競利者尤不足恥所可恥者謀叛耳我初以爲如罕孟諾司可引爲心腹而所以不爲者正欲得一立志不搖之人若君者耳余曰蒙君過譽惜我見君晚我事已定是時卽有侍者以甘荳餅及細麪包至富取而微笑曰此真優待君若仍在獄中則惟有黑麪包與水耳余因自念曰且有槍彈助我消化

少頃十句鐘矣都綠出卽衣余使人置於門外之外袍雖不合宜亦並無可厭狀彼周覽天際若欲測其船之何往者時浪高潮激舟殊顛簸彼則左右自穩老練如航



海家既而謂富曰。我不知此時宮中正何所爲。我意彼等必爲我飼可憐之小鳥。我又不知再能見之否。富曰。一息尙存。期望斯在。屈君其不然耶。余曰。我亦謂然。不數月而君復歸。革洛廉夫又誰能知之。君去國而繼總統之位者將爲誰。富曰。陸軍大將薩格那也。然彼乃以君介紹於我者。我與之再見時。當不忘此事。言次。有不豫色。時舟行漸遠。及至正午。已行百二十五哩。我等惟坐日蓋下。藉雪茄消遣耳。及晚餐。都綠復悉衣其上。夜之跳舞衣。富亦復衣其徽。而余與福古生亦盛服。花香酒暖。非尋常宴飲比。既畢。卽出至船面吸菸。十時。都綠歸寢。余與富蹀躞於船面。彼爲余道其一生所經之危險。知其產烏特利。西班牙其父故世族。少入陸軍。厭之。爲聖文勝島製錫者任事。以愛其女。揮霍罄其有。飄泊至南美洲。數經革命戰爭。因染指政界。以失敗被拘。罪當槍斃。幸免。罰苦役終身。從事礦工。後釋。出亡。何勢力漸張。而革命風潮又起。遁太平洋。採珠及販賈。以自隱。嗣又乘舟歸佛而擺來沙。於此初遇雪爾。范四脫爾。頗相契。復有革命事。富勝而雪敗。雪避往阿根廷。富則留支里。述至此。復曰。

我既積有餘貲。卽復冒險。以往阿根廷。而知雪爾范四脫爾。已爲彼都重要人物矣。余遂往合衆國。復涉大西洋。以往歐羅巴。三年。復歸革洛廉。雪爾范四脫爾。已爲總統。未能大有所爲。我遂乘機而行。余曰。逐之否耶。此事我嘗聞之。富曰。然。我固逐之。手去其雪爾之灰。復曰。強者勝。常情也。若雪爾范四脫爾。強於我。則彼勝耳。彼去國而後。政權卽歸我手。我則悉舉其所未爲者。爲之。今乃復傾覆。不知此後歷史。又將若何。余曰。君機緣甚多。不必過慮。富曰。或亦不必。我雖被誘而未俯伏去。俯伏遠矣。君於此事之關係深淺。我盡知之。君而智者。當從我言。早離此事。他日我與雪。終有談判之一日。爲君計。宜及早離之。余曰。我事當自爲計。富曰。嘻。凡人皆作。若是想不知。後當悔其不然。

無何。富亦歸寢。福古生謂余曰。富乃台不可信。當謹防之。余曰。若何。曰。彼已設法。欲以小艇逸矣。曾以言諷示船人雷世登。謂使彼兩人登陸。當重酬之。雷以告我。渠貲富而言貌。又能動人。不可輕忽。余曰。然。君視諸水手等。信可恃否。福曰。我固信爲可。

恃。然有富乃台。其人在。亦殊防不勝防。余曰。甚是。且我亦覺其人之甚可好矣。福曰。然。既而復談一小時。各返寢。

計程。當以兩日後。晚六七句鐘時。抵山待是島。翌日。四句鐘。余於船尾倚欄。思及瑪蘭。忽聞身後履聲颯然。回顧。則都綠也。都綠亦以手憑欄立。余側姿態益足移人。令余有忘其爲可懼者。余遂謂之曰。溯自跳舞後見我。卽不免有悄然之狀。都綠曰。斯何故耶。可羨哉。君之獲富。吾雖亦鄙之。第觀君謀畫之機智。則又爲我所深慕者。君脫爲我曹謀者。當爲君道賀矣。今旣不然。固亦不必噫。屈君。我願君爲我曹謀實甚。惜君已先有所約矣。我初以君爲可以辭動者。及知君拒我從父之賄。始知君品格能任大事。如君者。亦復何所欲而不得。君亦思得勢力乎。我而設爲男子。則其志望當無涯際。今旣如此。亦惟有羨他人之若是耳。味其言。皆所以鉤致余者。余於彼時。竟不之覺。所以終不爲惑者。實余愛瑪蘭之心。有以抵抗之。

余思都綠是時。若已知舟中諸人。惟余命是聽。而不得余之允可。終不能中途折回。

其後知余終不可動。遂去。無何。富至。謂余曰。君頃與都綠談甚久。想已中有定見。余直告之曰。渠欲使我淪雪爾范四脫爾之約。以種種酬謝餌我。使彼歸革洛廉也。富曰。由此以觀。渠空費多詞。君真鐵石之志者。余曰。非此而何。船長福古生。曾以告我。謂君欲設計誘水手。使潛送君逸。我固不願限制君於一室之內。然此種情事。倘再有所聞。余亦別無他策矣。富微笑作怪狀曰。機會之來。君亦欲我交臂失之耶。我有設法自脫之權。與君之有設法誘我之權等。然君麾下之人。既皆牢不可動。我亦不必重傷其可敬之風格。此言使君滿意否。余曰。君能守之則善。請先以誠君。此後防範益嚴。倘欲愚我者。君當知其報答若何。自此以後。兩人卽不復言。雖都綠見余。恆現驕慢之狀。富則若更殷勤矣。

一日夕陽將下。暮色悽然。天水交連之際。忽見有黑星一點。旣而漸大。旣而漸青。則一島見。林木蔚然。福古生指謂余曰。此卽山待是島。余曰。幸哉。其地已咫尺矣。

山待是島橫十五里。縱可八里許。山體以叢木爲之。衣陰翳蒙密。景頗佳。流水長林。儼然入畫。峯甚峭。上爲平原。高出海平線約二百尺。中有白色長屋。草舍錯落其間。中數百人。大半皆黑種。蓋近世文化猶未入也。福古生詳視地圖。沿岸行約五里許。入港。鳴礮者三響。爲余與雪爾范四脫爾預約。以互相呼應者。旣下碇。余自船面下。見宮乃台與鄧綠。正倚欄。細審沿岸形勢。然仍從容不迫。談笑如平時。富曾謂余曰。天下事皆有命。我而必被殺於道上也。則必不死於海。必病死於牀。亦必不死於戰事。我亦何懼爲。蓋其人實具鎮定不搖之概者。

泊定。福古生卽來問余曰。屈君其先登岸。抑俟其人先來。余曰。當俟之。富曰。彼等以小艇來矣。視之。固見有黑奴四人。扛舟以至。置水中。復有一黑白種之少年入舟。向余舟而來。旣至。少年一躍上。四望呼曰。屈立無林君。余曰。在此。君有何消息。彼卽牽余至一隅。謂余曰。雪爾范四脫爾君抱病在牀。囑君速卽以囚人送入。余曰。彼必不知更有一婦人在。少年搖其首曰。彼必不樂有此。時余欲以雪所預備處置之法問

之。既而思雪或囑其秘密。卽問曰。小艇中可容四人否。彼答曰。卽六人亦可。余遂顧謂總統曰。我等皆已預備。可卽登岸。日將暮矣。總統聳其肩。謂將往艙中取外衣。都綠亦然。余恐其有詐謀。卽命侍者爲之代取而入。小艇抵岸。余先登。扶都綠上。少年名末紐。卽導余等向白色之屋入。

坡峻甚。徑又崎嶇。諸人皆憊。都綠更甚。白屋四周有迴廊甚敞。左度爲厮僕所居。其餘草舍當爲土人家。屋式雖古。尙可居。臨廊多長牕。末紐啓之。使富與都綠先入。余踵其後。末卽復闔其牖。室頗廓。墜白而無承塵。地甚平緻。中置小案一。及椅五六。室隅設門。傍陳一柳條製之臥榻。偃臥其上者。卽雪爾。范四脫爾也。然狀已大異。幾不之識。面青白。手震震然。若中風。見余入。卽呼曰。屈君。我爲君賀。君已爲我盡得之矣。卽顧謂富曰。我友富君。今日得再奉手。幸甚。此女爲誰。來此何爲。余具以告。雪自榻起坐曰。得惠臨。何樂如之。屈君倘不取此。卽無由得彼耶。余曰。然。雪卽使末紐移椅。延都綠坐。又轉謂富曰。信也。我二人之未見者已久。試思我尙能記憶其日否。噫。我

知之矣。是爲記念伯拉獨伐戰事週年之日。不其然乎。我預定是夕。躬臨宴會。而君於是晨。至余處。深道其愛慕之忱。豈知君於是時。已籠絡我臣下。竟欲於宴會時。拘我而代之。富曰。我聞君言而喜。君雖病。而記憶力尙如舊。無幾微謬誤。可謂難得。雪曰。誠然。我之記憶力。足爲拔類超羣者。不幸而君計早爲我知。我僞疾不起。君復來伺我。豈知我早離宮而去。君是時。不卽殺我。杜後患。斯可惜耳。富曰。我之。不卽爲此。君亦不必爲我惜。今日君復仇之時。已至。將何以處我。雪曰。我必審籌之。我與君之談判。實非淺細。我又非草率從事之人。爲君所素知者。

余是時。見都綠怒目視雪。雖欲作鎮靜之狀。而已若芒刺在背。不能自安。富復曰。若有所爲。願君立決。遲延何益。雪曰。尙俟熟思。惟一言則可毅然以告者。君必不復見阿根廷矣。富曰。由今以觀。固似不能再見。然君將何以處此女子。言時。指都綠。雪曰。待彼之道。自當竭力。使不失其崇敬之意。而後已。且必有以使君滿意者。卽命末紐召護兵入。末紐應命至廊下。呼數聲。卽有荷槍之勇壯黑奴四人至。環富乃台立。時

余驚甚。蓋恐雪卽以此時殺富也。雪已知余意。笑曰。君勿恐。我並不欲以辣手加人。卽顧謂末紐曰。其送入草舍。謹鑄之。以其鑰交我。又謂富曰。富君其暫告別。願好夢相從。以解君寂。是時都綠亦起立至雪前。若欲有言而忽止。復坐。面如死灰。富已去。雪謂余曰。屈君允否。爲我至門下鳴掌者兩。余從之。少選。卽有年老之黑婦人出。白髮貌醜惡。爲我生所未見者。雪呼之曰。柏密。其導此女子去。爲備具起居。而顧謂都綠曰。脫有不適者。其以告我。我雖抱恙。不能躬親其事。當使人代爲料簡也。都綠不答。隨柏密去。

雪乃謂余曰。海姆司完君。辦事之能。實所欽佩。君與我倫敦別後。音問中絕。其詳以告我。余卽爲之備述顛末。雪曰。險哉。若罕孟諾司來救稍遲。則君必絕於富手。然君此次能不以都綠來。更善。特留都綠。窒礙徒多。亦所不取。君與此二人同舟。情形可想。我不知君英倫之情人望君若何矣。余初亦好雪之爲人。此日見其嘲笑仇人之狀。加以在阿根廷時。曾聞其劣跡數端。心頓生厭惡。卽答曰。此事其勿再言。我以爲



君於英倫允諾我者。當未忘也。雪若有所疑。曰。允諾者何。余曰。君曾反覆誓言。當不以凌虐手段加諸入君掌握者。雪聞之。艷然作色曰。我亦何嘗謂將以凌虐加之哉。君何爲疑此。我不嘗以暫使出國。使我得以復位告君乎。今君事已畢。翌日常以所許之數酬君矣。乞君以案上藥與我。二三日來。爲寒疾所擾。致要事不得躬與。恨甚。余卽與以藥。雪復問曰。君願居岸上。抑居舟中。余曰。舟中善。若……雪卽續曰。若我不碎此丐徒之頭。則君固坦坦。君猶如此。我以爲彼都綠。其可險必更甚於我所逆料者。言至此。已知我有不豫色。卽又曰。其勿怒。前言戲之耳。於是彼卽辭我使去。約明日再往。然余心疑甚。不欲以都綠置其手中。卽請導之歸舟。俾得安適。雪答曰。是殊不必。都綠在此。待視亦殊周至。且我願自守之。凡船人最雜。懼都綠或受其祟。轉覺可虞。其歸告福古生等。爲我道謝。

余遂出。見小艇已去。遂出號吹之。小艇至。載余登舟。然疑其虐待富乃台益甚。卽以告福古生。福曰。信如此。亦不足怪。兩人之怨。旣若是之深。而雪又非肯原宥人者。余

曰。然。彼與我約時。誓不過暫留於此。使得復位耳。福曰。嘻。人謂誓約。猶麪包之外殼。製時卽預備其破碎矣。信然。我不知雪爾范四脫爾之誓約若何。嗟乎。我事畢。斯幸矣。余曰。將以何時。曰。載雪歸國。再以我舟歸北方之人。嗣後優游於英吉利矣。

次日蚤起。余卽登岸。見雪病已大減。見余。卽以富等無恙告。且曰。彼妹閉戶不出。又不納飲食。此亦女子常態。聽之而已。然今晨已稍稍知改。遂自其衣袋中出銀券一束。授余曰。此我前允酬君者。其視之。得毋有誤。余取閱。爲五千鎊。且皆爲英倫銀行之券。置衣袋中。曰。我事竟。當以何時歸英。雪曰。惟君所欲。後日若何。君若合意。卽可由此船載往扣拔。俟天晚登岸。再往聖鐵。如或他所。余曰。亟欲返英。後日甚善。君將以何時往阿根廷。雪曰。當俟其舟之歸。我亦愈早愈妙。余曰。君以爲此事竟成就耶。曰。何爲不能。我前此亦曾爲之。今則尙有至友數人。爲我運動。至於我之仇人。若富乃台與都綠者。旣已去國。我又何懼而不能成功。吾知留君共事。君未必垂諾。不然。固我所夙願焉。余曰。欲予留此。卽盡世界之金畀我。我亦視之漠然。我實不欲復見

阿根廷矣。雪曰。異哉。人之所好。固有不同。我急於歸。君急於去。何相反也。

是晚。余獨遊島上。徐步歸舟。思富乃台與都綠必甚可危。若棄而不顧。則我爲負良之事。且知福古生亦與余表同情。特不知彼亦敢爲此否。其外更尙有多人。轉輾思維。至水濱未決。正欲上小艇。林中忽有呼聲。回首知爲福。福驚喘不已。面若死灰。余曰。何物使君至此。福亟曰。勿言。至舟再白。

## 第十二章

既登舟。遂入圖表室。闔其戶。福古生神稍定。卽曰。下午我往見雪爾。范四脫爾。彼以送君至扣拔。及載彼至阿根廷。諸事相諉。甘辭悅色。深道感謝之忱。且謂他日復位而後。當必以我將一軍艦云云。余曰。雪亦謂願留余共事。而我拒絕之。君何以答。福曰。我亦云然。我出。逕欲歸舟。以叢林深密。行輒向左。竟致迷路。正擬折回。聞右有人語。側耳聆之。言者爲末紐。曰。此甚易事。在汝爲之不難。且亦無有能知者。卽有一婦人聲答之。則爲柏密。柏密曰。我不能。我不能。末紐復曰。爲之良得。不然。彼將斷汝之

頭。汝已在此覓草。尙何辯哉。柏密曰。鬼必崇我。末紐曰。鬼亦安敢崇我。且酬資甚不薄也。言至此。忽寂然。若有歛歛聲。我雖不得見。知柏密必爲末紐所強迫。旣而柏密又曰。將以何時爲之。末紐曰。俟雪爾。范四脫爾。離此後。卽須下手。汝但以此草煮成汁液。置食物中。何難之有。而汝得暴富矣。我聽至此。卽潛歸。余曰。可駭哉。雪爾。范四脫爾。竟欲以毒藥殺彼二人。福曰。是無疑。但何術可弭其禍。余曰。雪真兇詐。曾爲我言。誓不傷其一毫一髮。而今乃至此。非人也。福曰。彼固未嘗誓其不以毒藥殺之。惟謂不傷其毫髮耳。彼與富乃台仇。怨甚深。勢不兩立。故必設法殺之。心始甯帖。余曰。然。我等又安能坐視其死。惟爲謀當祕密。脫洩。雪必並施其毒。君其何以教我。福曰。我亦不知若何始可。我等似已入彼牢籠。無能爲計。余曰。然。我知君亦必不願使彼下此辣手者。福有憂色。曰。君不知雪爲何如人耳。余曰。縱使我不知雪爲何如人。我固知我爲何如人者。使彼兩人至此者。實我也。我必設法阻之。君有心人。當必助我。福曰。此事我亦何能爲。且我尙有妻子在。安可不爲之計。余曰。君夫人若知君於暗

殺事亦與手者。婦人性質將終其身。賤君矣。福搔首曰。人之爲妻子。計亦宜爾。若我死。則彼等將何以生我。適以此告君者。愚也。余曰。不然。勿反悔。而傷此慈善之舉。動福曰。然。我又何能爲。余曰。我等必拯彼兩人出島。而後雪無能爲力矣。福曰。然。又將從何下手。余曰。是必有策。君但助我。不然。彼二人死。其罪且在我等。我初所以誘之來者。以得雪金。而不失我所約之信耳。今彼乃出此無恥之爲。我又安能棄而不顧。福曰。我當慎度之。而君亦須謹慎。此事一入雪耳。危矣。言竟。余歸臥室。

正籌思間。飯鐘已響。不意雪即在艙外。歡然問好。且曰。賤恙今已霍然。特來此作客。其將夕食乎。遂同入膳廳。余見之。恨且詫。幾不能出一語。福亦駭甚。既就座。雪以飯單置膝上。曰。今夕當邀都綠姑娘俱來。富君不幸小有寒疾。余已爲之醫治。想不久卽就痊。余聞此益驚。蓋恐其已於藥劑中進毒也。福古生亦以巾拭其額曰。今夕熱甚。雪曰。然。且恐尙有大雨。談至十時。雪去。臨去。余欲微示意。尙欲勾留數日。然卒不得因緣以言。雪又囑余預備翌日下午啟行。必須迅速。余因曰。君何不先去。復來載。

我。我固無特別至要之事。不妨再作數日留。雪曰。不然。君固先行爲妙。且我已以一切囑福古生矣。雪去。余卽歸圖表室。取加力平海圖細視。知最近山待是者。有亞四丘立島。其地商務頗盛。檣船亦多。遂決意先往亞四丘立。復由亞四丘立僱舟潛歸山待是。以救富乃台與都綠。然不欲先以此告福古生。又恐起雪之疑。復於次晨上陸告別。

時雪正啣雪茄。手一卷以自娛。謂余曰。我等不知此後。能再相見否。然君之功德。實亦不淺。我爲阿根廷之民謝君。君可歸英。娶君之所愛者矣。惟不知我之前途。又將奚若。余曰。意君殆必不許我與富君等話別。雪曰。此可不必。富君正有寒疾。而都綠姑娘日來又異常卞急。勿往爲善。余遂自椅中起曰。雪君。君不以我爲戲乎。脫富乃台及都綠。或有所傷害。君固知爲世界文化之所不容者。雪至此。怫然曰。君其欲激我之怒耶。君又何爲而再四道及此事。我不嘗且且許君以不傷害耶。我若有此意。則不待今日早已爲之。君其聽我言。歸英後可緘默自守。我指臂甚長。不擊則已。擊

則必痛能爲人之至友亦能爲人之至讎。然我二人今已臨別。其勿出惡言。則善矣。請辭。願君幸福。余遂出。回望。富乃台被鋼之草屋。前仍有一偉大黑奴荷槍以守。而雪亦踴躍。送余。余怏怏歸舟。

按亞四丘立地較大於山待是。產硬木爲糖。居民多白種。船旣開駛。余始以往亞四丘立告福。福若有難色。旣而曰。海君君之所欲我爲者。倒戈以擊耳。我本當從其命令。載君至扣拔。然君於我實有再造之恩。是以願爲君載往亞四丘立。君登而我去。可行否。余曰。此後君將何往。曰。仍往扣拔耳。余曰。請不必急急。以我事需時不少也。福曰。我亦願君成事。卽以次日傍晚抵亞四丘立。余旣登岸。船復開駛。至一最大旅館。乞館主人僱一三桅船。許以重酬。主人諾。謂正有麥克船。無貨可裝。擬空歸馬丁尼格矣。遂率一黑奴親導余至埠。余見其船名曲裁非南。卽乘艇往。登船呼麥克。麥克在艙中答曰。暮夜誰來呼我。卒不出。館主卽偕余入艙。見牀上臥一黑白雜種人。瘦小而面皺甚。知卽爲船主麥克。亦卽爲船長。艙中至穢。余不能耐。請至船面商之。

約一刻鐘。而船已僱定。尤以次日破曉。駛往山待是島。

### 第十三章

離亞四丘立後之第三日。抵山待是。時尙正午。余令麥克勿近岸。俟天黑始入碇。泊一港內。港離前船所停處。約五里許。余既登岸。使小艇歸。靜待余吹號聲。是夜甚黑。余向房舍叢簇處行。舉目惟見尺許。林中荆棘叢生。顛躓再四。行僅四分之一里。爲時已一小時矣。至平原四望。竟無燈火。竊異之。以爲若雪爾范四脫爾未殺富乃台。草屋前必尙有守卒。遂匍匐而前。藏身矮樹中。至相距僅數碼地。聞有咳聲。既而又。有槍托著地聲。知必守卒。余心始爲之一釋。初欲卽格殺之以救富。旣而思之曰。不可。彼或發槍警召他卒。則奈何。且以體力論。恐余必不敵。而草屋門鑰。又在雪處。不若明日再來。余亦可率兩人以自衛。復匍匐以歸。使麥克駛船出港外。下碇海中。島上不復望見。

次日天暮。余預備麻布數塊。爲縛塞人口之用。及黑暗。余復入船。偕助余者兩人。登



岸。穿。越。林。薄。且。行。且。躡。與。前。夜。無。異。既。而。中。一。人。曰。此。間。有。蛇。否。若。有。則。險。甚。余。曰。無。曰。尙。幸。既。而。至。平。原。見。草。屋。傍。隱。約。有。人。影。余。遂。使。彼。兩。人。自。後。繞。出。其。右。而。余。則。至。其。左。既。至。遂。大。步。而。前。俟。其。於。驚。慌。未。定。時。兩。人。突。出。持。之。余。乃。奪。其。槍。既。定。策。皆。屏。息。匍。匐。至。草。屋。後。余。見。兩。人。手。中。繩。束。皆。已。預。備。卽。轉。身。大。步。出。守。卒。爲。一。黑。人。見。余。作。驚。詫。聲。卽。前。一。步。若。欲。細。審。余。爲。何。人。者。而。余。至。前。坦。然。問。曰。君。有。火。可。以。燃。我。之。雪。茄。否。彼。未。及。答。兩。人。已。突。出。一。緊。持。其。頸。窒。其。口。一。執。其。兩。手。反。繫。之。余。乃。得。奪。其。槍。黑。人。百。計。解。脫。異。常。猛。厲。然。余。等。且。三。人。究。不。能。敵。縛。既。定。卽。昇。置。叢。草。中。余。曰。彼。無。能。爲。矣。惠。廉。爾。執。其。槍。立。草。屋。前。若。爲。守。卒。者。我。與。馬。秀。往。彼。屋。內。以。取。其。鑰。惠。廉。從。余。言。

余。遂。與。馬。秀。向。雪。所。居。見。其。退。坐。室。中。有。燈。光。如。豆。故。初。不。之。見。聞。雪。笑。聲。知。必。尙。有。他。人。在。余。遂。謂。馬。秀。曰。我。等。當。先。入。其。廊。慎。之。爲。所。覺。死。矣。時。四。望。黑。暗。如。故。初。聞。小。屋。中。絃。歌。聲。少。頃。已。止。余。等。卒。得。潛。行。至。廊。下。幸。地。皆。泥。土。無。履。聲。既。入。漸。近。

其退坐室。其窗正啟。聞雪曰。我亦不得爲躁急矣。其若何。聞答者曰。我惟相繩而已。音爲都綠。雪復曰。熟思之。我言出如山。誓必實行。富乃台之命。已在我掌握中。彼既去阿根廷。則國權仍爲予所有。速以我所聞者答我。卽赦汝。聞都綠曰。汝以我爲無心肝者耶。雪曰。汝固有。心與他婦人等耳。我忍耐之性。可謂至矣。勿再激我。我卽送汝至歐洲。富乃台亦可安居於此。噫。我以此待汝。不亦忠厚之至耶。都綠曰。然。我拒絕此說。則若何。雪曰。惟有俟天明槍斃富乃台。我則乘舟以歸。置汝於柏密之手耳。汝習慣於革洛廉之繁盛。在此恐必嫌其寂寞也。余聽至此。益信雪實奸人之尤。既而聞都綠起去聲。雪之聲愈柔。曰。我與爾果同擁此富庶之邦。其規爲當必有愈於昔者。必使人竭其忠。無敢作慝。試往歐洲一載。俟國內布置既定。與我同享承平。則我等他日之幸福。有匪言所能盡者。此論以爲何如。都綠作哀怒聲。答曰。我不能。我不能。天乎。我終不能。任爾殺彼。雪曰。不出於彼。必出於此。汝必速擇其一。我不能再待矣。默然者少頃。都綠曰。君肯使我一見富乃台。然後覆君可乎。雪曰。不能。富乃台

之爲人。我固知之。爾等斷不能再見。今已十時有半。再以五分鐘爲限。若逾時不告我所問。富乃台必以明晨死。都綠歛歔乞憐。雪曰。何憐之有。試思彼亦嘗憐我否。今日之事。彼若處我之境。必殺我無疑。汝其思之。彼死。其責實在汝。復默然者少時。雪曰。時去如馳。僅餘四分鐘矣。余聞至此。怒甚。知雪苟得其所問。亦必置都綠於死。其所以有送彼往歐洲。使再歸享承平之樂者。欲以解其疑耳。彼固知卽殺富乃台而釋都綠。都綠必不肯默爾而息也。

無何雪復曰。三分鐘去矣。都綠曾不答。其驚慘之狀。余能懸擬。遂出手槍視之。見機關皆已預備。聞雪復言曰。時限已過。我將呼柏密至矣。都綠曰。其勿然。其勿然。殺我可也。勿殺彼。雪曰。汝固肯告我否。都綠歎息曰。我亦何忍而至於此。雪曰。我惟有呼柏密來耳。余至此。向馬秀作一暗號。使之隨余入。余遂大步入。以手槍指雪曰。雪爾范四脫爾。此計甚善。雪若不能信。余在此者。呼曰。噫。乃屈君耶。都綠亦驚詫不知所出。倚案上注視我等。余曰。我固復來矣。然今無暇與君語。請坐此椅中。以兩臂置於

後脫。脫。吸。吸。者。卽。以。此。槍。絕。汝。命。雪。不。得。已。從。余。馬。秀。已。以。繩。至。縛。其。身。於。椅。麻。布。扎。其。口。搜。衣。袋。取。鑰。彼。惟。有。怒。目。視。余。而。已。

余。遂。低。語。都。綠。曰。姑。娘。當。預。備。同。行。亟。救。總。統。遲。延。非。計。也。都。綠。曰。我。已。預。備。余。曰。速。隨。此。人。行。於。暗。中。勿。作。聲。響。我。尙。有。一。語。告。雪。爾。范。四。脫。爾。都。綠。卽。回。視。椅。中。人。而。去。我。遂。低。聲。謂。雪。曰。我。之。所。以。出。此。者。必。使。君。知。其。故。當。在。福。爾。史。思。時。君。許。我。以。不。傷。害。富。乃。台。我。是。以。爲。君。盡。力。今。則。欲。於。去。島。後。卽。以。毒。藥。殺。彼。二。人。何。險。狠。乃。爾。適。所。言。明。晨。殺。富。之。語。又。爲。我。耳。所。親。聞。君。亦。誤。矣。明。晨。富。正。在。道。上。歸。阿。根。廷。耳。君。所。與。我。者。今。以。奉。璧。卽。將。五。千。鎊。銀。券。投。於。桌。上。雪。此。時。喉。間。但。能。作。嗚。嗚。聲。

余。遂。出。至。草。屋。旁。黑。奴。依。然。臥。地。惠。廉。亦。仍。荷。槍。立。斯。時。四。望。如。墨。萬。籟。皆。寂。余。啟。其。門。富。坦。然。曰。屈。君。我。固。知。君。終。必。與。我。表。同。情。者。適。聞。君。與。守。卒。爭。鬪。聲。其。信。乎。余。曰。然。君。必。卽。起。而。出。都。綠。姑。娘。正。伏。草。中。以。待。我。有。一。三。桅。船。在。港。內。富。曰。其。如。

不能起何。雪爾范四脫爾非疎忽人也。余曰。何意。曰。我爲鐵練鎖於牀足。不得鑰。則不能脫。余至此。始悔初未盡搜其衣袋。其尙有他鑰與否。不復知已。至此。惟有更歸取之。不然。正與雪以報復之機耳。所可慮者。柏密與末紐。或已入室。雪縛已解矣。果爾。復入亦無益。惟有以槍擊富。繼亦自殺。收束此慘劇已耳。卽曰。君知其鑰固在其身畔乎。富曰。必在身畔。彼來時常以示我。謂此乃連接阿根廷大陸與死地之險峽云云。余曰。今惟有歸取之一法。成否聽之。我當先使都綠姑娘往水濱。君亦須靜待。富唯唯。

余遂出至馬秀與都綠所在處。然黑暗不能見。呼之始出。告以一切。都綠曰。其鑰雪常懸於頸上。余遂使靜待水濱。已則入廊。見室中燈光尙在。板壁略一作聲。我心突突躍。思雪苟已爲末紐與柏密所釋。則必追蹤而至。亟由窗內視。雪尙在椅中。與余去時無異。喜甚。卽入脫其硬領。鑰果懸頸。取之出。已而聞履聲。自其後通路處來。斯時余尙在廊下。卽見柏密入室。無何驚叫而起。余窘甚。思苟不能於此數分鐘內救。

富乃台出則其事終敗而余將與英倫永別矣。

### 第十四章

余狂奔至草屋前。見一切皆如故。時余已不顧他人之聽聞與否。卽呼惠廉曰。速去。追者至矣。旣入屋。踞於牀側。摸索其練。卒得鎖之所在。啟之。耳語富乃台曰。時彼等已釋雪爾。范四脫爾。速出。速出。富一躍而起曰。願出者固未踰於我也。時黑暗殊甚。彼自牀躍下時。與余相撞。幾仆。又曰。君爲予導。二人出屋。惠廉後。同奔林中。已聞呼聲自雪屋來。不數武。又有呼聲至。知末紐與諸人追蹤至矣。

余等躑躅於荆樹蔓草中。足觸石。膚爲之裂。楚甚。忽若有牽曳之者。大駭。旣知衣鈎於樹。其顛頓萬狀。忽自土山後發一槍聲。余等汗流如雨。雖已至水濱。倉皇中未遑細認。致誤方嚮。覓小艇停泊處不得。又不見馬秀與都綠所在。正怖急間。富指其左之水灘上曰。此非人形乎。余目光雖利。然終不見其有類人形者。特以待於此。亦無益。不如從之去。未及五十碼。而槍聲又至。其彈自余首。雖然而過。距離僅數寸耳。槍

聲甫止。有三人自林中出。中有雪爾范四脫爾語聲。呼我等亟降。否則必發槍猛擊。富亦呼曰。嘻。我豈無軍械者。語次。有一彈至。中余右臂。手槍脫落。富拾槍。時惠廉已見小艇所在。呼以示余。然距離尙遠。余曰。無他法。惟向之奔往耳。又有槍聲自後來。余思苟皆徼倖不中。則我等必可入船而免。時馬秀已見余等。復大呼鼓氣。豈知卽於是時末紐等三人從左邊出。適截余等欲趨小艇之路。三人者皆手軍械。余等之勢已成必敗。

凡人當生死呼吸之間。其機智乃大發。余於此際。忽得一法。若在平日。雖思竟日。恐亦不可得者。遂謂富等曰。其急下臥草中。彼等從余言。以面向地。帖伏草上。末紐等距離不過三十步矣。雪等則在百碼外。無何。末紐等至。疑余等必已槍斃。然尙搜尋草際。若欲一審其果死與否。富亦驚甚。余謂之曰。亟發槍。富遂稍側其身。舉手三發。仆三人。余遂大呼而起。富亦大呼入船。時離小艇約五十碼。至其傍。余已不可復支。猝然踏地。惟聞富謂馬秀曰。且緩且緩。富乃台仍設法。鼻余上船。始見其人之可敬。

余又聞富囑馬秀之言。無何水聲潑沸。知船已行動。富呼曰。雪爾范四脫爾。汝其慎之。我固有復主阿根廷之一日也。雪所答之言。不可辨。其後惟聞槍聲砰礮而已。既而卽覺有柔軟之手輕按余頰曰。天其憐而佑之哉。余遂昏然不察。及醒。已在三桅船上。聞麥克與水手等正相聚論。其後麥克常自謂若不有我。則當日阿根廷之總統。必不能重歸故國。是以至今馬丁尼格之人。猶以英雄目之。

余復聞有女子聲曰。君得未死。幸矣。余啟目。見都綠坐余傍。時富亦至。謂余曰。君之大德。倉皇未暇深謝。人皆稱我善療傷。今當爲君治之。卽去余臂上所裹布。取槍彈出。復裹之。余乃得起。同往船尾坐。余問之曰。我上小艇後。一無所知。君果若何而得倖免。富曰。雪爾范四脫爾與末紐已死矣。余曰。君以槍擊殺之耶。曰。然。試觀我之左耳。其險若何。余視之。果有創痕。富復曰。雖險甚。我之幸福。尙未有竭。卽阿根廷之幸福。亦未有竭也。

余見富與都綠待我情狀。皆已變易。若深銜感者。既而富復以手撫余肩曰。海君。我



感君盛意。實不可以辭達。所不解者。我在水濱時。許君以重酬。後入舟。重申言之。而君始終不動。其後既以我屬雪爾。范四脫爾。而又冒險以救我。毋乃君之計。不願及酬謝乎。余曰。不然。此問題不在金錢。曰。然則何在。余曰。事甚長。當我與雪訂約於英倫時。彼誓不傷君毫髮。我故許之。富笑曰。泮能剖各郵船。倫敦公司中之會議。雪爾范四脫爾訪君於福爾史。且先付五千。得我則倍之。蓋於屈立無林君遊船至埠之日。我已盡知之矣。欲治阿根廷者。其消息不能不如此靈捷。君言未畢。請續之。余曰。我早言之。若遇君於雪前。則未有不爲君謀者。然約議已定。無可渝變。我既得君復以無所傷害。要雪擬乘船至扣拔。再歸英倫。富曰。時君必未至扣拔。余曰。未也。我聞福古生語。方針遂變。曰。其語若何。曰。福古生偶於林中。聞末紐與柏密之言。知雪將以歸阿根廷。後使柏密以毒藥殺君等。富曰。嘻。何其險也。我惴惴者此耳。後又若何。余曰。我因此僅往亞四丘立。卽僱此船。復歸救君。其餘爲君所已知者。富頷之曰。我已知之。俯首下望海中者久。復曰。我等今日所謂度外餘生者。非歟。君初則使我去。

國。今。則。又。使。我。歸。國。我。初。以。君。爲。仇。人。今。以。君。爲。至。友。我。初。以。君。爲。已。在。我。掌。握。中。其。後。則。我。反。在。君。掌。握。中。異。哉。君。爲。雪。爾。范。四。脫。爾。謀。則。有。萬。鎊。之。值。而。爲。我。謀。則。不。名。一。錢。異。哉。

余等在舟中起居具多不適。晚膳後。余與都綠小憩船首。余先請都綠允許燃雪茄吸之。遙望四周。暮色可愛。又得美人爲侶。似我生之愉樂自得。無有踰於此者。然余固知都綠性行可畏。其最可畏處。則在情緒叢生之時。余初與之談論風景。旣而彼曰。君亦知昔日我固與君爲仇人耶。余曰。然。固知君嘗厭我。都綠曰。否。否。君所爲實令人欽佩。我今以腹心布君。其咎當仍在我。我初以爲君可易於繫維者。豈知君在英倫。已有所愛。此我之失策也。余至此自維曰。富之所聞。固尙有未盡者。卽此一端。實爲我此行之主動力。蓋我惟以愛瑪蘭故。不得不謀致富之道。致富而我乃敢出此策。遂謂之曰。今日我在此。竊恐爲人所賤矣。我雖救總統。已失雪之酬。卽以此爲我罰也可。都綠曰。君必不可作如是語。君能許我一表其感恩之意乎。不有君。則阿

根廷將不復見大將富乃台矣。君何爲不當居阿根廷耶。此國他日必甚發達。事機之來。惟人自取。何不一試之。我豈不足以爲君助乎。都綠且言且近。余聽澤微聞。令余心醉。又曰。思之。思之。余從父脫不能常治此國者。其後乃……言至此。益俯而近余。唇幾觸余面。余亟曰。盍步至船後。富君將駭我等何往矣。

## 第十五章

舟抵革洛廉時已暮夜。十一句鐘。既下樓。右稅關查疫員至。余時正與富及都綠立船面。遂謂富曰。君亦欲使歸國消息。卽於今夕播揚。抑先守祕密。俟明晨發表。富曰。似無庸亟亟。忽又曰。是誠至要。當以明晨爲善。尙多未籌事也。余曰。請君與都綠姑娘。先入船中。不然。必爲人所識。富既去。余卽囑麥克一切。旣而查疫者去。富曰。今惟有登岸之間題耳。當祕密。勿使人知。不然。衢路間。人皆識我。奈何。余曰。必使麥克移船泊諸港內。否則中夜登岸。人或以我等爲奸商偷漏也。富善之。遂移船泊內口。我等入小艇。命麥克明日詣富取酬金。小艇卽樣昔日總統被拘之處。余掖都綠登。

富後之。余謂之曰。今日復歸阿根廷矣。富悄然不答。蹀躞岸畔。既而至余側。則已鎮靜如故。共商入城之策。正以都綠著軟履。不能遠行。商榷未定。已有衣軍服者之人至。爲沿岸巡警。中一人似爲警長。前詰余曰。君等何以深夜來此。余正欲飾辭以對。富已前謂之曰。我欲與君一言。警長細審之。且見都綠若曾相識者。兩人緩步去。談約五分鐘。富曰。我友已許我料理一切矣。警長遂向余鞠躬曰。君之所以賜阿根廷者。實非淺鮮。我等遂隨之。轉入大道。警長曰。陛下少待。我將往假我友洛德立蓋之馬車來。富曰。善。君須使之緘默。警長曰。彼必祕密。我等皆老友也。既去。富出雪茄與余吸之。曰。味爽前。我所當爲之事甚多。都綠汝不願更此跳舞服耶。都綠毅然曰。我恨甚。既而曰。噫。歸來之樂。其樂何如。又默然者久之。

俄輓轆聲至。則警長自馭車來。恐御者或洩祕密也。且願躬送入宮。我等遂上車入城。道上警長以富去後情形告之。謂秉政者爲薩格那大將。彼亦甚不願入學。蓋諾司之黨。衆皆傳言雪爾范四脫爾歸國云云。富微笑曰。我必得與學蓋諾司一談此

事約半小時。車至宮前。駐門外。富既謝警長。卽白衣袋中取鑰一束。重重啟入。神色坦然。若自外散步歸者。時走廊下惟煤氣燈一。經數廳事。復曲折入總統書室。宮中闐然。竟無人知者。薩格那家及衛士等。想正在睡鄉。富以火柴燃燈。曰。我不知彼煤氣公司中亦知否。此煤氣燈在阿根廷。歷史中極有關係者。君若不以爲嫌。我曹卽可商權應行之事矣。薩格那在清夢中。不必擾之。都綠。汝內室中有榻。我其導汝往。都綠時倦甚。幾不能舉足。將去。目視余。若有所懇者。然余實不解其意。富促之去。余周覽室中。見名人照像甚夥。自思我雖已救富復國。然又決意不受其金。則我之所有。依然如故。而與瑪蘭結婚之事。仍付之夢想而已。且罕孟諾司。本已安保無虞。我復救富出。彼等自必可危。又非我使之然耶。輾轉思維。心殊戚戚。無何。富出謂余曰。今當作一函札。請君坐此寫字檯前。余從之。不知其何意。彼遂以紙筆置余前曰。我欲君作函與罕孟諾司。告雪爾范四脫爾已歸。速與其黨中人來會。余曰。我必先知君虛置之意若何。我直言之。阿根廷總統之待仇人也。我已知之深矣。富笑曰。君

其勿恐。我當不有所傷害。實欲使若曹與我表同情耳。非謂今日謂將來也。其尙有足以釋君之疑者否。

余思富復仇之念。苟已堅定。則雖不作此書。罕等亦必不保。遂捉筆書之。既畢。富閱之再四。若恐余暗以警戒之詞置入者。余思罕等或疑而不至也。蓋雪爾范四脫爾既返。何以不親自作書。乃使我代爲書函面訖。富卽取以出。約一刻鐘。歸謂余曰。我已得安人送往矣。我喚安德嬉。安德驚疑殊甚。再一小時。彼等必至。遂同余潛入其食物房。取冷餚數品入膳廳。呼都綠共食之。未畢。而一白髮老僕入。卽安德。富問曰。安德。彼等若何。曰。彼已將來此。富曰。未敢彼等疑慮否。曰。未也。我謂罕君若欲爲歡。迎雪總統之第一人。當立即來此。富曰。甚善甚善。來卽導入小會集室中。我卽出見。約半小時。余等正傾三賓酒之第二樽。安德復入。自客至。余見富唇間顫動。旣而緊閉。其口目光灼灼。謂余曰。君其借出。余曰。君不忘適所許我者乎。富曰。必不食言。余卽從其後。沿通路之右。至一室。安德正俟於門外。富小語曰。我適所囑汝護兵之事。

若何。安德曰：已奉行矣。富乃入。罕孟諾司正面門而立。時室內燈光微闇，不知入門者爲何人。卽急行而前。及見富，大愕。退立。失聲曰：富乃台耶。其餘三人亦驚怪，不知所措。余意此三人或卽爲總統受拘時助我之人。第彼時皆有面具，不敢謂其必是。富和顏曰：嘻。罕君今得復見，勞諸君歡迎，幸甚。罕怒呼曰：我曹爲人所愚，卽注視余曰：汝竟反覆若是。改顏事仇，爲君賀得新主。富曰：我不欲君施不敬於我友。君聽我言，而後知屈君之所賜於阿根廷者，爲不淺矣。請先明我等所處之地位，然後再詳言之。至此少息。若欲罕味其所語者，旣復曰：罕君，君劫我者之一，爲我所不能忘者。至於此三人所謀，尙須究察。今其罪若是，其罰當若何。我惟欲事得其平而已。余時甚爲罕憂。蓋富之所以待仇人者，罕亦知之審矣。

富復嬉笑曰：第言之。何靳而不答。設譬爾，范四脫爾，今日居此地，其能造謀彼者乎。然則我將何以處汝。其喚護兵入拘汝，以天明槍斃耶。抑卽釋君，使去耶。罕答曰：我等固已在汝勢力之中，無以自護。聽君所爲。富曰：我亦恐君之不能自護。然當作事。

之前此險固宜先念及者。罕孟諾司君真無生人色矣。誰可使彼決定而答我言。竟復一。一。細審其面。

中有一人呼曰。其勿以我等爲戲。若意決。卽殺之。何遲遲爲。富曰。其宥我。我性固未必失之太緩。卽呼曰。安德。安德入。富曰。命護兵來。安德應命去。不數分鐘。護兵隊長率衆至。富曰。以此輩置獄中。守之。一小時內。我必有以處置。今以責任付汝矣。余是時以爲富竟食所言。正欲爲之解脫。都綠忽倉惶入。驚視我等。謂富曰。此何意也。富曰。兄當原我。此時汝宜離我等去。後再告汝。都綠驚呼曰。否。否。罕君。汝亦使我等受此困難者。噫。我知之矣。君何以是時來。此護兵入室。又復何爲。卽又顧謂富曰。嗟乎。此種情形。豈我等所終不能免。甯有不能重修舊好者。富曰。是固不易。我之危機已過。當深謝罕君。及此諸君子。若彼等事成。則今日我已歸九原之下矣。幸天未棄我。得再歸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夫又誰我咎。乃復使隊長拘之去。都綠至此。怨慘之狀。更甚於前。長跪富前。求其赦宥。罕等其爲預先假設之計。畫與否。余實



不能知。

時余亦進言曰。願恕我多言之咎。尙有一端。未經陛下慮及。若謂罕君爲與劫之人。我當爲其首。若曹當以槍斃我。科罪當同。富聞之。自余視至罕等。復自罕等視至余。既卽大笑曰。屈君真奇人哉。君劫我去。復救我於死。今得復與我爲至友。我知其可喜。而又使我殺君。真奇人哉。罕孟諾司。汝幸矣。汝幸矣。都綠凡有所求於我者。我未嘗或却。今則爲汝緩頰。我胡忍拂之。屈君之於我。有再造之恩者。亦謂汝若死。彼亦當死。我而再固執。亦太不近人情矣。揮其手向隊長曰。既爾。汝等可去。

護兵退。都綠哀求之容仍未斂。而富則蹀躞室中。若有所思。既而向罕曰。罕孟諾司。我苟以爾等所爲。明正典刑。亦不爲過。今既有爲爾等乞命者。我亦惟有聽之而已。此後任爾等自由。然雪爾范四脫爾已死。我等其從此不能重修舊好乎。抑將仍握手以掃除昔日之紀念而爲我國家謀乎。於是四人卽一一至富前。肅然握手。富亦使安德以三賓酒入飲。富舉杯祝曰。我願阿根廷全國幸福。罕等去後。富乃台焚爾。

謂。余。曰。此。後。若。曹。不。再。爲。我。患。矣。

## 第十六章

富乃台歸革洛廉後。民情無所可否。諸官僚亦皆縮項躡足。一受富指揮。惟恐獲罪。蓋久懾富之強固矣。罕蓋諾司之黨。亦暫息其革命之運動。富更爲余述冒險事。并竭力譽余。不數日。余名已大著於革洛廉。麥克馬秀等亦得鉅賞。居數日。卽去後。遂未聞其人。

一日。富謂余曰。我常與君言酬報事。君謙不肯受。然君於經濟上之景況。我實知之。君若舍我不顧。則今日必已致富。君又以五千鎊還之。余曰。其意諒君知之。卽不能。亦惟有任君想像而已。富曰。君既不屑取彼之酬。則何又不欲取我之餽。君有拯我之大德。區區將意何必峻。拒余曰。我恐有所不得不峻。拒者自此富雖竭意使余受其酬。而余意已決。不爲稍動。蓋余行資尙不乏。遂定以兩星期後。乘郵船歸英倫。此十數日內。見都綠之形狀已大變。異於歸革洛廉時。且其性質日各不同。時或躁。

急執拗易怒。又時柔荏多悔而求媚。至余將行之前一夕與之俱立廊前。花氣襲人。星月朗潔。殊可人意。微睨都綠。則貌極莊嚴。彼謂余曰。君去後。總統必甚繫念。余曰。然亦可必。我之不忘阿根廷也。他日者。我得重。至亦未可知。都綠悄然曰。彼時又誰知我曹在何所耶。余甚異其言。曰。此語何意。都綠曰。噫。我恐君尙未知南美政界中變動之速。有不可以預料者。無端而風雲起。脫革命事成。我等皆受傾覆矣。錦衣黃土。俄頃間耳。余曰。總統在必爲保護。都綠躅足曰。彼若能爲我保護。固必盡力。然君亦知在窮島時。君若不來。彼亦尙有何法救我。安知此境不重來耶。嗟乎。此生我已厭之。我已厭之言。至此倚欄歎歎。不能自己。有令人肝腸俱裂者。

余駭甚。不知所以慰之。旣而以手拊其肩曰。然則我亦有可爲姑娘竭力者乎。曰。君何能爲我竭力。使我常受悲楚。則有之。我之命運固何與於君。亦何與於他人。余曰。亦豈無關切之人者。都綠仰視作不屑狀。曰。我無之。婦人則恨我。懼我。男子則因總統之重我也。而詔我。然不久卽厭我矣。而其後……言至此。忽止。余更無以解勸。惟

望富乃台來消釋之耳。

既而都綠又恨恨低語曰。君猶意我二人於劇園中騎樓上共談人之志願與機會。否。屈君乎。人有爲我所愛者。無論何種地位。我皆能助之。君其聽我言否。無論其爲何種地位也。余時已解其所以悲傷之故。因曰。我亦可如之人哉。都綠遂轉身入次晨郵船抵埠。定以日中開駛。然至十一時。余不復見都綠。迨臨行之十分鐘前。都綠始來入富書室中。面青白。若重有憂者。雖以昨夕之語業已忘懷。告余而適所以示其未忘而已。富欲躬送。都綠亦願俱往。比至舟中。船長既知我等皆爲貴客。周旋甚殷。無何。導都綠入膳廳。余得與富話別。富曰。我本欲強君留此。然人各有志。亦安能重違君意。惟願君勿忘革洛廉之至友。斯爲幸耳。余深謝之。都綠至談未數語。汽笛聲發。送者皆當返。遂握手別。都綠瀕行情狀。至今歷歷如在目前。不知其入人之深。安得若是。復十五分鐘。舟已出港。再半小時。而革洛廉已渺漫莫睹矣。

第十七章

舟抵巴巴篤司後。余復易船歸英。及至推姆司河時。已十一月之杪。陰霧迷濛。不辨涯際。蓋余去英倫數月餘矣。既登岸。乘火車至倫敦。往利立絲盤來之火車。尚須數小時開行。遂往律師衛肅處。思欲以余所託彼之信取歸。甫入門。而應客之書記已易人。余以衛肅問。彼則曰。君不知其已作古耶。余曰。噫。死耶。曰。然。已六星期矣。是日彼作書室中。及書記入。溘然已逝。余聞之不勝傷悼。蓋衛老素愛我。待我母亦甚善也。出乘火車。往利立絲盤來。復步行入福爾史且衡門。如故。遠人始歸。其歡悅自不待言。甫入。即見我母喜躍而出。惟不見瑪蘭。急問我母。母曰。即當來時。園門作聲。瑪蘭已至。喜悅之狀。非言可盡。是夕。既晚餐。復與瑪蘭出散步於近處。瑪蘭曰。迭克前事。亦有所得否。余所懼聞者。正爲此間。即曰。瑪蘭此事。竟未有所得我愧言之。且較四月前離英倫時。更形拮据。奈何。時瑪蘭聞余言。絕不爲怪。余曰。卿或未知其事底蘊。請得詳道之。乃具道端末。復告以利立絲盤來銀行中。尚存有雪第一次所付之五千鎊。余本意欲捐入醫院。瑪蘭曰。迭克此意甚善。此財非所宜有也。我兩人結婚。

事。若何。余掉首曰。我惟有靜待而已。我必再業航海。又不知有機可乘否。瑪蘭以臂鉤余肘曰。迭克。我不能再守此祕密矣。我當早以此告君。余曰。何也。瑪蘭曰。我已爲富家女矣。余奇甚。曰。斯言胡爲乎來。蓋疑其戲。及視其色。知不然。瑪蘭曰。我信爲富家女。當衛老死。彼盡以其四萬鎊遺產付我。彼待我等。其爲若何。姑不復言。四萬鎊以三分息計。則歲入不萬二千耶。余驚喜交集。瑪蘭復問曰。迭克。君喜否。余曰。喜甚。惟我甚不解衛老意。豈真捨若是之鉅產以全我等。瑪蘭曰。是有何疑。我等將無不給之虞矣。余曰。我之得此幸福。逾於我所當受者。

今日余與瑪蘭結縈已五載。得子女各一。兒已三齡。築屋於福爾史且郊外。極家居之樂。是固得之於創痛之後。覺幸福益深。余足亦未嘗重履阿根廷之地。亦不知彼曹念我若何。嗣聞彼都之政界風潮屢起。五年中已變更不一。富乃台於余歸後之二年。閱兵於柏拉石爲人刺死。薩格那亦被殺。後富一年耳。余得此消息。急欲探訪。都綠蹤迹。後知其子身遁去。隱利俄約一庵中。以終噫嘻。回首故宮。兔葵燕麥。美人

蕭。落。一。夢。迴。腸。悲。夫。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教 育 小 說

天 笑  
生 編

埋 石 棄 石 記

二 角  
五 分

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界。凡學校諸君。洵宜亟為購閱。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

偵 探 小 說

小 本

七 醫 士 案

一 角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為實行試驗之計。不顧人道。莫此為甚。迨奸情破綻。皆就刑焉。世之滅絕人道者。可鑒矣。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歷 史  
小 說

曾 宗 暉 譯

希 臘 興 亡 記

定 價  
二 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為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詞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